

2014 太平洋  
The Pacific Poetry Festival

詩歌節

# 詩的邀遊

序。多年之後，詩之邀遊，思仍無邪／陳淑美 | 02

2014 太平洋詩歌節節目單 | 04

詩人讀詩 (依場次順序排列)。

在我們的土地挖掘詩－李進文、陳義芝、蔡中岳 | 06

小詩·袖珍詩集－紫鵬 | 15

韓流·黑潮·愛琴海－金尚浩、維斯托尼提斯、焦桐、吳懷晨 | 17

兩岸詩四重奏－零雨、顧彬、王家新、陳黎 | 33

旅行詩·詩旅行－陳育虹、洪淑苓、包曉泉、初安民 | 48

日語、西班牙語詩魅力－曉方未生、田原、葉汐帆 | 61

降生詩的新星座－陳家帶、崔舜華、林餘佐 | 71

圓桌詩會。

那兒，一切是和諧，美／豐盈，寧靜，與歡愉 | 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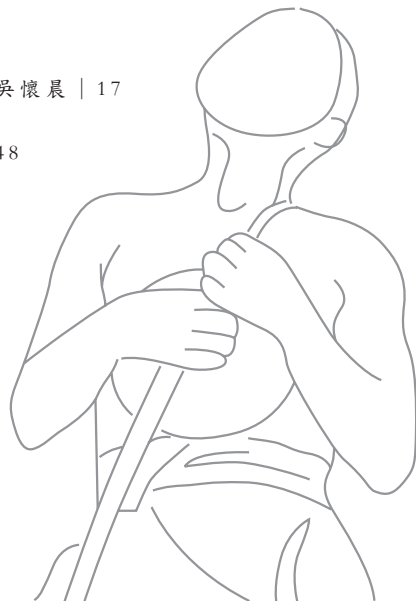
契丹的玫瑰，太平洋海風：向詩人席慕蓉致敬 | 92

特別收錄。

2014 太平洋詩歌節演出團體介紹 | 102

2013「瓶中詩」徵詩活動十五則入圍創作 | 106

跋。詩的邀遊／陳黎 | 112



## 多年之後，詩之邀遊，思仍無邪

「太平洋詩歌節」堂堂邁入第九載了，今年以法國象徵主義詩人波特萊爾作品〈邀遊〉為主題，當年詩人在生命最黑暗的時刻，仍為追求美好生活的光明，寫下「那兒，一切是和諧，美／豐盈，寧靜，與歡愉」詩句，如同詩文學持續在花蓮深耕推廣，多年之後，詩的浸潤與闡發，仍出於人自身心思之無邪。

除了吟詩、唱詞，我們也透過各類藝術形式，與電影、肢體、攝影、地誌等跨界結合，為不同閱聽大眾帶來詩的「邀請」，在詩路上一同「遊賞」。值得一提的是，為鼓勵青年創作，一圓新銳詩人出版詩集的梦想，「鶴山21世紀國際論壇」也特別贊助徵詩活動，參與詩作首首精采，讓我們深信，未來的世界，是青年人的世界，我們應致力提供更多舞台，讓青年人自由揮灑。另外，延續三年獲得民眾踴躍參與的「瓶中信」，今年則結合環保概念，利用回收光碟，以向詩人席慕蓉致敬、援引其詩作〈邊緣光影〉的第一行「多年之後」為開頭，寫成「光影詩」，映照太平洋的激盪波光。

感謝從世界各地蒞臨松園的詩人們：Anastassis Vistonitis（安納斯塔西斯·維斯托尼提斯，希臘）、Wolfgang Kubin（顧彬，德國）、Rachid Lamarti（葉汐帆，西班牙）、曉方未生（日本）、王家新、田原、包曉泉（中國）、金尚浩（韓國）、本國詩人席慕蓉、初安民、陳義芝、李進文、焦桐、零雨、陳育虹、陳黎、洪淑苓、駱以軍、吳懷農、崔舜華、林餘佐、紫鵲、張梅芳、李進益、黃淑貞、李郁錦、簡齊儒、龍珠慈仁、蔡中岳等，以及參與表演的團體與個人，及參與各場次活動的花蓮鄉親、海內外朋友，沒有你們，這個活動無法圓滿完成。

另外我們也要感謝來自各方的協助，包括文化部、吳景聰文化藝術基金會、亞士都飯店、Just Sleep捷絲旅飯店，鶴山21世紀國際論壇、施至隆先生、吳明益律師、台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花蓮酒廠、統一超商、時光1939、玉里高中、花蓮東海岸兒童假日學校、法務部矯正署自強外役監獄、YWCA社團法人花蓮基督教女青年會、花蓮市立圖書館兒童分館等，無論是經費或場地的支援，在在令人感動、永誌不忘。

祝福所有參與者，永保無邪之思，以更美善的自己，面對整個世界。

花蓮縣文化局局長

陳淑美

# 2014 太平洋詩歌節

*The Pacific Poetry Festival 2014*

## 與會詩人群

海外詩人／

Anastassis Vistonitis (希臘)、Wolfgang Kubin (顧彬, 德國)、Rachid Lamarti (葉汐帆, 西班牙)、曉方未生(日本)、王家新、田原、包曉泉(中國)、金尚浩(韓國)

國內詩人／

席慕容、初安民、陳義芝、李進文、零雨、陳育虹、陳黎、焦桐、洪淑苓、陳家帶、吳懷晨、崔舜華、林餘佐、紫鵑、張梅芳、李進益、黃淑貞、李郁錦、簡齊儒、龍珠慈仁、蔡中岳

## 節目單

Fri 11.21 星期五	14:30-16:30	【在我們的土地挖掘詩】李進文／陳義芝／蔡中岳 【小詩·袖珍詩集工作坊】紫鵑／黃淑貞
	16:30-17:10	【午茶間奏曲】演出：一好·劣劣
	19:00-19:30	【太平洋詩歌之夜】開幕晚會：詩人席慕容朗詩
	19:45-21:00	【韓流·黑潮·愛琴海】金尚浩／維斯托尼提斯／焦桐／吳懷晨
Sat 11.22 星期六	10:00-11:40	【圓桌詩會】* 那兒，一切是和諧，美／豐盈，寧靜，與歡愉
	14:30-17:00	【兩岸詩四重奏】顧彬／王家新／零雨／陳黎 【午茶間奏曲】大家來讀詩
	19:00-21:00	【旅行詩·詩旅行】陳育虹／洪淑苓／包曉泉／初安民
Sun 11.23 星期日	10:00-11:40	【圓桌詩會】* 契丹的玫瑰，太平洋海風：向詩人席慕容致敬
	14:30-15:30	【日語、西班牙語詩魅力】曉方未生／田原／葉汐帆／李郁錦
	15:30-16:30	【降生詩的新星座】陳家帶／崔舜華／林餘佐／張梅芳
Mon 11.24 星期一	14:30-16:30	【太平洋詩歌節台北盆地場】 於Just Sleep捷絲旅飯店台大尊賢館 台北市羅斯福路4段83號(捷運公館站)

提醒：\* 場次於亞士都飯店雅美廳舉行

詩人讀詩





### 李進文

李進文，1965年生，臺灣高雄人。現任聯合文學出版社總編輯、創世紀詩社主編。曾任職編輯、記者、明日工作室副總經理。著有詩集《一枚西班牙錢幣的自助旅行》、《不可能；可能》、《長得像夏卡爾的光》、《除了野薑花，沒人在家》、《靜到突然》、《雨天脫隊的點點滴滴》；散文集《蘋果香的眼睛》、《如果MSN是詩，E-mail是散文》；圖文詩集《油菜花寫信》、動畫童詩繪本《騎鵝歷險記》及《字然課》、美術詩集《詩與藝的邂逅》；編有《Dear Epoch—創世紀詩選1994~2004》等。

### 救舊情詩

就在昨夜  
踩碎月光就在昨夜！

今晨眼睛一朵一朵早起  
有香回函古代微雨——

怎能不溼呢  
許久都沒好好耐住等待了

羅襪刻入石階  
露水遞給鴛鴦

春天葬在隔壁  
枯藤死命爬去

這樣無悔而荒塚的小腹  
時光微凸。

就在昨夜  
在昨夜的體內喊一口井上來啊上來  
打水聲繃緊愛

### 如果在冬夜，討論有錢

我尊重富貴，  
尊重任何非富即貴的想法，  
也尊重錢對我不屑，  
富貴不等於有錢。（這說法太前衛）  
如果我有錢，就在今天，  
是否連人生不如一片浮雲都可以面對？

我有錢，如果  
我有錢也會開始思考浮雲或落日之類；  
不巧口袋內萬里長空，  
連隻鳥也沒有；兩袖清風那種白，  
這半生太清白，  
總被認為不夠古銅不像陽光男孩。

十二月比十一月多了一毛錢，  
月曆彎腰去撿，像我一樣很節儉，  
我亦珍惜寒風送我一身枯葉。  
仰首望天，  
幾朵浮雲學會自己思考，  
思考富貴，  
思考命。（浮雲的模樣好哲學）

每當浮雲扶不住富貴，  
總有一些富貴的人自天堂摔下來，  
我渴望對摔下來這件事感同身受，  
請給我機會。  
如果我有錢我會  
像太陽一樣謙卑，自稱小番茄一枚。

## 脫掉穿上

每天清晨陽光脫掉霧，袒露古銅意志  
穿上街  
穿上意義  
也有道理穿上，穿上人群

脫掉骨皮肉  
穿上靈魂，穿上飛  
跟雲端親愛的陌生人，打招呼，連線  
一起思考，一起行動

脫掉自我，對愛開始懂得  
也捨得

脫掉灰詼與深黑  
幫它們穿上乾淨的光，它們老是髒

一邊前進  
一邊脫掉大人，脫掉小人  
穿上天，穿上離家的十萬里  
穿上自己的未來

脫掉一日，脫掉海的岸  
到深夜穿上島嶼。  
陌生的公理正義  
終於下巴略略抬起，與世界等齊

## 微意思

### 動作片

洗衣、脫水，轟隆隆的馬達終於閉嘴。陽台外那株菩提樹反倒趁機抽高蟬嘶。我正要晾自己的衣服，忽見街上一人穿著跟我手中的一模一樣，而且他橫越馬路的方向似乎就是我家，他跌倒，模樣像一把斧頭，一輛轎車正疾速撞向他……千鈞一髮之際，我把他晾起來，他在滴水。

### 嫦娥

下雨天接到星空打來已經流浪多年的一通電話，聽見那頭有清脆的啃咬聲，並非雜訊，我遲疑地問道：「喂～～是玉兔嗎？」頓了頓，電話那頭傳來一縷輕聲：「是寂寞！」

### 累了

矮窗與長夜之間，一隻胖貓硬生生擠進來，衝著已經下雨的我，喵！好厲害的胖貓，叼著雨絲，一絲絲一絲絲拖走我。

### 小綠人

我幫小綠人穿上斑馬線，好像獄中人啣，他臉色更綠了。我幫小綠人綁上抗議頭巾，幫他高舉拳頭，他一邊舉拳頭一邊加快腳步催促行人通過馬路，去和虎口對幹。我幫小綠人穿上百姓，他就有了種種反對者的名字。

### 滑戀愛

色色的楓紅愆愆秋風瑟瑟地彈奏戀人裙褶，你正在滑手機；飛絮趴在戀人肩窩抽噎，你正在滑手機；日出送禮給戀人一個日暮，你正在滑手機；夜深深愛上你的戀人，你正在滑手機……戀人依偎過來滑你手機——你滑戀人！戀人就一直翻頁一直變臉。

## 蔬果意味

---

### ◇ 三星蔥

晨露一顆失手打破我，  
我醒來滿身碎琉璃，  
就這樣，閃閃爍爍發呆至正午。  
如果明天的此刻等不到明天呢？  
不想不想、不想了；  
妻在廚房爆炒三星蔥，氣味  
像熱情的西班牙舞步！  
孩子與媽媽正高聲聊著未來，  
快火搶話，  
一句蔥青、一句蔥白。  
……好餓啊，我得趕緊  
收拾身體，  
告訴她們我有在家裡。

### ◇ 梨子

早晨，我將自己裝成一瓶牛奶，  
置於小餐桌。  
我問一旁的梨子這樣每天被切成一片  
一片痛嗎？他傻笑，嘿嘿地氧化了。  
白土司夾新聞，流出蛋黃。  
孩子一坐下就興奮地說剛剛  
在廁所門口撿到一天，  
恰恰是爸爸不在的那一天！  
深秋飄來清涼有勁的牙膏味，  
晨光在窗櫺磨磨蹭蹭，母貓似地  
跳進妻的懷裡。此刻，  
家的細節，無聊而寬大；  
每一個人匆匆將我傾入玻璃杯喝下，  
帶我出門，消化。

### ◇ 蘋果

潮溼鑽入教養書  
偷翻不好意思寫的內容，  
順便犁出少數  
對的想法；……雨季  
有機堆肥那些掉落的下巴、  
看錯的眼球、餅干  
屑、噁沫、咖啡漬；再將長夜  
與小睡，渠一般引入教養書。  
——亞當在那裡鋤草，  
夏娃在那裡採果，  
孩子們像詩三百奔跑於阡陌。  
知識有了綠意，  
我有了霉味。  
回廚房切一盤樂園的蘋果，  
呼喚小兒去隔壁請上帝進來先吃，  
（注意口齒要清晰喔：先吃，  
不是先知！）  
小兒快樂地趁機鑽出教養書。





### 陳義芝

陳義芝，1953年生於花蓮。創作以詩及散文為主。年少，參與創辦後浪詩社，曾任《聯合報副刊》主任，現於臺灣師大國文系專任。著有詩集《不能遺忘的遠方》、《不安的居住》、《我年輕的戀人》、《邊界》、《掩映》等十冊，散文集《為了下一次的重逢》、《歌聲越過山丘》等四冊。詩選集有英譯本、日譯本。

論者稱其詩「冶煉敘事抒情於一爐，堂無闊大，視野遼遠，為臺灣詩壇典型的中堅世代」。

### 破爛的家譜

鬍子拉撒那人頭上繫條諸葛巾  
兩腳泥蹦蹦，是我堂哥  
三十年沒走離自家坐臥的山窩子  
這一回，他陪我過江到縣城  
搥著早煙管喃喃道：人氣滅了  
江輪調頭時  
忍不住一陣疾咳  
  
人氣滅了  
腰粗的黃桷樹砍了  
黑沁沁的山林禿了  
通向外面世界的石板路剗了  
是的，四十年來電還是不通  
村中年長的人愈來愈只有遺忘而  
無記憶可收藏

四九年冬，他父親被拋下無名的山溝  
五三年，大兄死在鴨綠江東  
隔年依次生下的娃兒  
三個全是文盲  
荒年啃枇杷樹，嚼山上的都巴藤  
肚子餓狠了就塞一坨一坨白土  
如此倖存

在臨江的紅薯飯館內  
我為他點一道黃鱔、一盤炒腰花  
他拿出那本破爛的家譜  
指給我看  
「從來萬物本乎天……」

1988. 07

### 三十三間堂

三十三片門  
恆常聚攏著寂靜  
任沉香飄到樑間  
化入虛空  
燭火微微半睜著眼  
搖曳透明的枝椏  
在世上最寂寞的所在

古琴一波波  
推開三十三片門  
叩問，何不做風旗  
在如此美麗的地方  
風也困惑  
旗也困惑  
誰做得了自己

如果庭院有沙  
有人正尋索  
沙是什麼  
是經書風化的散頁  
寶珠化形的觸體  
還是火宅中千萬渴念  
聽見的，看見的

如果眼中有淚  
心雷發出電光在  
參差的林梢  
淚是什麼  
是寶瓶傾倒，鐵斧  
劈開石中最初那枚印  
還是月光隱遁從而  
失去的一面鏡

如此美麗如此寂寞  
啊下午此刻  
風吹三十三間堂  
迴廊做思想的道場  
也無山也無海也無沙  
天黑了山門就要關  
時間是青苔

2013. 10

### 最遠 ——致春天

你到最遠最遠的北方  
尋找隱約的旋律  
天空極低，歌謠響起  
不知走了幾億萬里  
去到日的邊界月的邊界  
神的法的，也是人的情的

不乘舟車而乘雲雨  
在最遠最遠的西方  
你調查絳紅的珠果  
摩拏獻祭的情慾  
大地全裸，河道九彎  
迴旋琉璃的空氣

遇見一狐面的天女  
柔心如月，弱骨如桃  
以香津的唇舌迷醉雨露  
以帶電的素手撥開藤蘿  
讓沐浴的太陽踰越禁忌  
讓火焰墜入一無底的溪谷

凝思著黑夜與黎明  
啊，你在最遠最遠的東方  
聽一千隻鳥唱歌  
看一千條魚游舞  
以一萬種風搖曳禾苗  
搖曳夢幻的高潮

2014. 05

## 迷路 ——寄玉真公主

---

今古一相接，長歌懷舊遊。 ——李白

你隨秋風來  
白馬在月下不停奔馳  
風在林梢彈著琴  
一縷縷，一絲絲  
如曲折的道路飄忽的雲烟

未乾的露珠沾在草上  
未滅的星芒掛在天上  
你隨秋風來像別枝的落葉  
迴旋，飄墜  
踩踏今夜零亂的節拍

我是什麼時候走的你是什麼時候來的  
已經過了千年  
我還是你癡心等待的夜雨嗎  
已經過了千年  
我還是你不忍遺忘的燈魂嗎

白馬總是不停奔馳啊，暗中呼喚  
讓我為你採藥在雲深的小徑  
讓我為你煉丹在彩虹的橋頭  
為你，像秋蟬隱遁地底  
像春燕巢泥一棟新的家屋

然而時間已晚了  
山門已關閉  
丹池只氤氳一團青夢  
月色只搖曳滿山的亂髮  
空空的叩門聲響是誰在秋風裡

是誰說過，鸞與鸞本該同枝  
然而星空之外不再有星空  
長松之下不再有簟蓆  
只有人所不知的傳說在傳說  
繚繞你最終住過的山房

你是什麼時候來的我是什麼時候走的  
華年已如懸崖滾落的石子  
思念仍是一無底的深谷  
今夜，我遙憶千年的敬亭山  
憂傷彷彿昨日

註／

傳說李白與唐玄宗妹妹玉真公主有一段情，李白離開長安後，玉真公主曾至敬亭山尋他不遇。

2014. 03



### 蔡中岳

1986年生，花蓮人，台北大學社工系畢。於高中開始參與社會議題，籌組化作春泥更護花青年行動聯盟參與蘇花高速公路興建與否之議題多年，2009年擔任搶救七星潭聯盟發言人，成功阻擋七星潭BOT。長期於花東條例、美麗灣渡假村等花東議題間穿梭，論述在地青年另類發展想像。2011年退伍後任職於地球公民基金會，現任地球公民基金會台北辦公室主任，以國會環境法案遊說、廢核行動、守護東海岸為主要工作；另參與台灣綠黨、公民組合等政治改革團體，希望突破兩黨政治困境。

### 於是我們高喊著 蔡中岳

二零一四，惡靈已死

今天拆大埔，明天拆政府

高屏大湖，水土不服

無良日月光，還我後勁溪

砍大樹，種小樹

黃色小鴨來了，黑面琵鷺走了

反核，不要再有下一個福島

微笑向陽，遠離核災

終結核四計畫，拒絕危險核電

災難不能遺忘，安全無法公投

終結核四，核電歸零

我是人，我反核

捍衛民主，退回服貿

自由貿易不自由

自己國家自己救

國家暴力，不容忘記

出關播種，遍地開花

落實民主，停建核四，還權於民

非核家園，世代正義

反迫遷，護樂生

反走山，填土方

土方回填，捍衛樂生

水源保安林，水泥業者挖光光

拒絕工廠不當開發，堅守蘭嶼傳統領域

好山好水好子孫，好男好女反水庫

黑箱航空城，浮濫變鬼城

還我土地正義，打倒炒地蟬螂

公民抗命，無畏無懼

沒有公民抗命，哪有公民提名

翻轉選舉，創造一場改變

新花蓮，美一天

美麗灣拆拆拆，還我杉原灣

蔡中岳 選詩／

土地從來不屬於 吳晟

---

土地，從來不屬於  
你，不屬於我，不屬於  
任何人，只是暫時借用  
供養生命所需

一坵田，八百代主人  
歷代祖先，守護土地  
再交付下一代  
看顧，即使擁有  
也只是億萬年生命史  
匆匆一瞬

鳥，飛掠天空、借宿樹梢  
魚，悠游海洋溪流，棲息水草  
獸，覓食森林原野  
散居山坡、丘陵、平原、海濱  
每一片土地的子民  
也都只是暫住者

請解放我們的腳掌和肌膚  
請敞開我們的鼻息  
請貼近我們的心胸  
直接傾聽土地深處  
最深處  
汨汨流動的訴說

土地，孕育豐饒多樣的  
生命，綿延不息

任何經濟數字，沒有資格  
估算多少價值與意義

土地，在大自然的懷抱中  
上天的照拂下  
從來不虧欠、不背棄

人們，為何一再換來  
粗暴的傷害

今日活著的我們  
明日即將離去  
何忍放任永無魔足的貪念  
吞噬有限的山林溪流綠地  
成為不肖的祖先  
如何向子孫交代

人心一旦喪失  
土地倫理的尊重  
就會水泥般硬化

每一片土地的毀棄  
都是萬劫不復的災難  
將我們快速逼近  
無處立足的絕境

彷如空氣、彷如陽光、彷如四季

土地，從來不屬於  
任何人，任何世代  
誰也沒有權力  
剝奪下一代的未來

蔡中岳 選詩／

我現在沒有地址了 鴻鴻

---

我現在沒有地址了

我要去街角戰鬥

那從未被雪覆蓋的街道

現在給履帶的壓痕佔領了

我只有一枝曾經想給你，而已枯萎的花兒

背在背後

我要去街角戰鬥

我現在沒有地址了

每一個白晝都是夜晚

每一個夜晚都是遠方

我會在超商的倉庫、劇院的樂池、報紙的  
分類廣告裡

書寫戰帖和情報，袖口沾滿

熟睡的口水和螞蟻

我要在推土機前倒立

我要在屠宰場外唱歌

我要到海關奪取護照和各種錢幣

發給那些不認識杜甫、沒聽過韋瓦第

生命裡只有地震和秋天的人

我要給遍體鱗傷的小孩一隻流浪狗

我會打扮成花樣少女去安慰那些失智老人

我會穿披風站上屋頂帶來空幻的希望

寫信給我就寄到任何一間麥當勞

我將會去行搶

寄到任何一間銀行

我會去用它點燃引信

也許我會藏身舊情人的

樓梯間，聽著叉匙叮噠

也許我會穿過玻璃，請冷漠有禮的年輕人

幫我修理眼鏡

但我沒有地址了

寫上你自己的吧

也許我正在你眼中讀著這句詩行

註／

1944年，法國作家安德烈·馬侯（André Malraux）離開避居德國佔領軍的城堡，前往加入地下反抗運動。朋友接到他的信，上面只提到：我現在沒有地址了……。



紫鵑

古里古怪的中年女子。

《乾坤詩刊》現代詩主編，專欄特約寫作。

愛詩、愛漂亮餐盤、愛美食、愛發呆、愛所愛的人所愛的一切。

## 鸚鵡

---

小菜四五碟  
生啤酒一大桶  
紛紛跌落善變的煙霧

「你是鸚鵡  
幹嘛學我說話？」

殘留鹹蛋苦瓜  
發冷蜷縮的蝦仁  
屋外潮溼的霓虹風暴

「哼！  
我生氣了！」

一串鞭炮  
響在插滿菸頭的菸灰缸

庭園是學說話的集中營  
肥胖黑狗、戴眼鏡詩人、風騷老闆娘  
都是大口吃飯的 鸚鵡

在啤酒海口撞倒一列火車

奇怪耶！  
我又不認識你

這雨  
音調輕啄。。。。。。

2014.02.20

## 混聲合唱

---

一渡 海  
一渡 剃髮  
  
一渡 閃跳深淺運河  
一渡 人與野獸蝸牛和花  
  
一渡 閉上嘶鳴  
一渡 撥弄野蠻  
  
一渡 春色藥片  
一渡 哼吟的帆船  
  
一渡 他們都醉了  
一渡 警報拉響

2014.04.03

## 夜是透明的精靈

---

抹一道黃色亮光  
留下羊群

數一數  
神情緊張的星星  
任花兒在床上釣魚

他們齊聲挑釁  
都是誰誰誰的錯

「愛照鏡子蛙格格  
喜歡唱歌  
摸肚皮」

哼！  
原來

2014.07.19

## 寒流

---

我們把自己當做蘑菇  
在叢林座標 裝上電鈴

雨雪蹲下  
風 蹲下

一隻毛毛蟲蒼白無力  
月光走走停停

他說  
閉上眼睛

叮咚  
嗯！好像我剛死去

2014.02.12

## 小 情 人

---

有些愚蠢  
她把留聲機裡的漏雨  
讀成羊群 咩

眼神一次次  
成為大地的廟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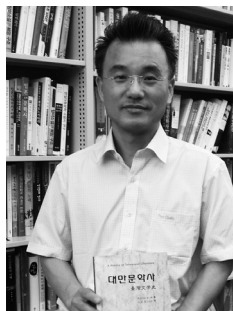
從我手掌  
滑了出去

2014.04.04

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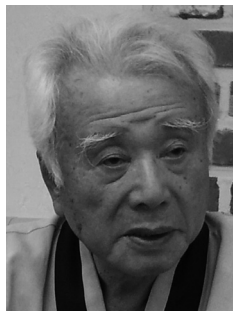
100年前4月4日永恆的情人Marguerite Duras誕生在西貢





### 金尚浩

韓國首爾人。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博士。專長為台灣文學、中國現代文學、比較文學、文學評論。現任台灣·修平科技大學博雅學院中文領域副教授、韓國中國現代文學學會台灣支會長、國際學術期刊《東亞人文學》、《中國學論叢》編輯委員；季刊《台灣現代詩》、半年刊《Asia Poem》編輯顧問、《亞細亞文藝》編輯委員等。曾獲得「東亞人文學會泰山學術獎」、「傑出研究成就獎」、「優秀研究論文獎」等。論著有：《徐志摩詩研究》、《中國早期三大新詩人研究》、《戰後台灣現代詩研究論集》；近年發表的論文有：〈存在和時空的意象：論商禽50、60年代超現實主義的詩〉、〈孤獨與想像的美學：論周夢蝶的詩集《孤獨國》〉、〈苦楚中的默示錄：柏楊詩的受難記〉、〈觀照的歲月與深情的婉約：路寒袖詩所呈現的孤獨的自我〉、〈論白石與龍瑛宗詩所呈現的內心意識比較研究〉等。曾翻譯有：《半島的疼痛：金光林詩選100》、《韓國具良根散文選》、《韓國元老詩人：文德守詩選》（以上中譯）；《開了木瓜花：陳千武詩選》、《我的祖國：巫永福詩選》、《為台灣祈禱：趙天儀詩選》、《台灣現代小說選集2》、《無信歲月：方明詩選》、《台灣現代小說選集4》、《三重奏：鄭炯明詩選》、《啊！中國啊！台灣啊！余光中詩選100》、《千濤拍岸：莫渝詩選》、《自白書：李敏勇詩選100》、《冬日歲月：黃騰輝詩選》、《散去的落葉：白萩詩選100》、《台灣文學史》、《望鄉：杜國清詩選100》（以上韓譯）等。



### 金光林

1929年生，韓國咸鏡南道元山人，現住首爾市。畢業於高麗大學韓文系。曾任韓國詩人協會會長、長安大學日文系教授、日本文教大學客座教授。曾榮獲韓國詩人協會獎、大韓民國文學獎、日本地球詩獎、台灣亞洲詩人特別貢獻獎、大韓民國文化勳章（寶冠）、朴南秀文學獎、日韓文化交流基金獎、青馬(柳致煥)文學獎等。1948年越南韓後，在《聯合新聞》上發表〈門縫紙〉、〈來歷〉等，1955年在《戰時韓國文學選》詩篇上發表〈薔薇〉，1957年與金宗三、全鳳健出版了三人詩集《戰爭和音樂及希望》，從此開始了正式的創作活動。曾在1966年創辦發行月刊《現代詩學》。詩集有：《會傷心的接木》、《心象的明朗影子》、《上午的撒網》、《鶴的墜落》、《葛藤》、《盛冬的散步》、《以語言做的鳥》、《陀螺在弄直時才會抖動》、《天上的花》、《在語言的沙漠》、《不折不扣地》、《白晝的燈火》、《疼痛的男人》、《失去的鐵環》、《這一句話》等十九種。另外，出版了三人詩集（與陳千武、高橋喜久晴）韓、台、日文版《東方的彩虹》（1989年）、世界詩人叢書《金光林詩集》（1995年日本青樹社）、世界現代詩文庫《韓國三人詩集》（與金南祚、具常，1998年日本土曜美術社）。詩論集有：《存在的鄉愁》、《今日的詩學》、《IRONY的詩學》等多種。隨筆集有：《光線選在哪兒》、《懷念人們》等多種。

## 도망친다

요즘나는날마다도망친다  
가진것으로부터도망치고  
고갈된상상력으로부터도망치고  
夢精없는안타까움에서도망친다  
이대로는아무것도할수가없다  
손자의어리광에서도망치고  
손녀의재롱으로부터도망친다  
살아서호사스런 碑石 세우는일에서도망치고  
죽어서박물관에보관안돼도되는이름석자를  
떠들썩하게내건상으로부터도망친다  
이제더버틸수가없다  
뚝심을잃은  
독으로부터멀리도망친다  
끝내나는  
도깨비놀음같은정치홍정  
그쥐꼬리만한 名分으로부터도망친다

## 落跑

金尚浩 譯

最近的我天天落跑  
從擁有的東西落跑  
從枯竭的想像力落跑  
從夢遺的惋惜中落跑  
如此什麼也都不能做  
從孫子的耍嬌中落跑  
從孫女的逗人中落跑  
從生活中豎立豪華的紀念碑石中落跑  
死了之後不用在博物館保管的姓名三個字  
從掛起喧嘩的獎章落跑  
現在無法再也撐持下去  
從失去耐心的  
河堤遠離落跑  
最後我就  
從鬼怪遊戲似的政治交易  
其老鼠尾巴大小的名分中落跑

2012年作

## 金光林（金尚浩父親）詩三首

### 마지막객기

부모 형제  
일가친척 아무도 없는  
한반도 남쪽에  
홀로 와서  
반세기 넘게  
용케도 견디며  
자식손자수복이 두고  
이제 다시  
이국 땅  
섬나라까지 건너와  
한동안  
혼자서 견뎌보는  
이 객기를  
무심코 오가는  
전차소음이 달래주느니

### 最後函葬的態度

金尚浩 譯

父母兄弟  
一家親戚也都沒有的  
就單子到朝鮮半島  
南邊之後  
已有半世紀以上  
不屈不撓的忍苦  
並留下一堆的兒女和孫子、孫女後  
現在又到  
異地  
島嶼國  
一段時間  
過著獨自忍受的  
此函葬態度的生活時  
漫不經心地來回的  
電車噪音竟然就會安慰我

註／

金光林曾於1997年6月至1998年5月應邀日本文教大學語言文化研究所擔任客座研究員，與石原武教授共同研究「韓日現代詩」。這首描寫當時一個人在日本生活時的心情。

## 못 버린 젊다는 생각

팔순이 다 되어도  
젊다는 생각을 못 버려

中國의 명산  
黃山에 올라  
두마루나  
오르내리고 나서  
돌아오는길에  
그만  
가마타는 신세가 되고  
말았으니

아침마다 산책길에  
으레 거동하는  
다섯가지 운동기구

그중 하나가  
독을 내려가야만 있어  
늘 다니던 고삿길을 제치고  
좀 빨리  
심한 경사를 타고 내려가다  
나뒹굴어

내가 지향하던 운동기구에서  
뛰어내린 한 여인네  
白髮의 내 팔을 부축이며  
은근 슬쩍 너까린 푸념

- 안전한 계단 놔두고  
이게 웬일이세요 -

## 還以為年輕的想法尚未丟棄

金尚浩 譯

已超過八旬  
自認為還年輕的想法卻尚未丟棄

爬了中國的名山  
黃山  
爬了兩個山脊後  
返回的路上  
就會狼狽的  
坐轎子的模樣

每日早晨出去散步  
當然舉動的  
五種運動器材

其中一個  
下去河堤之後才能做運動  
今早為了想走快一點  
就避開了常走的安全道  
走比較危險的斜坡  
就竟然不小心翻滾

此時，從我要嚮往的運動器材中  
跳下來的一位女士  
扶持我白髮老人的胳膊  
婉轉而悄悄地嘟囔涼話

“從那邊有安全的階梯走下來就好，  
您為何偏偏走危險的斜坡呢”



## 吳懷晨

衝浪人，政大哲學博士。兩屆臺東詩歌節策展人。常年遊走東海岸。現職臺北藝術大學副教授暨中心主任。著有《浪人之歌》。

### 人——暱稱為高等智慧的

---

1.  
幹我  
操我

用你巨大的光柱插我  
每畫每畫無止盡噴射我的表面  
播種我經緯的尻

對著太陽，星球說：

「不然我又怎能孕生這星際中善走造虐的人？」

2.  
闇黑無垠的宇宙海  
這是唯獨一顆——水汪汪藍色欲滴  
大眼珠

高掛垂淚  
只因這星球是億萬中選一  
神的儲淚瓶——獨獨孕生出這星際間暴走善孽的人

### 衝浪人之歌——恆春小調

---

冬日落索  
飄蕭海濱  
心頭不去  
裡外不靜  
三兩浪人  
不為何而來  
正反人字拖  
又為何而行  
落山風悲腔  
吹恆春小調

當你我皆拋擲  
於浮世里巷  
當青春浪擲啊  
五尺礁岩下  
莫若顛飲  
莫若夾擊  
敲箸來起唱：  
來者之不可數  
此去啊皆無由

1.

第一天揀客  
第一天載送  
第一天營業  
第一天仲介  
第一天李師師  
第一天柳下惠

苟日新日日新

耶和華上帝說，每日太陽晨起都是清新的合宜的神所愛的  
永恆的第一天

2.

第一天揀客  
第一天載送  
第一天營業  
第一天仲介  
第一天小鳳仙  
第一天登徒子

苟日新日日新

無論怎樣盤查

「但我今年56不是第一天叻，」小鳳仙說

我是一棵樹

潺潺水花中，我流浪  
小拇指  
探入山澗  
口嚼，液體的居家形式  
卻被冰涼地撫摸出  
木質生物的心事

今秋第一隻候鳥已見我，崖上

我額

日拔一寸

穿越宇宙的光子，滋養我

執意將我虛靈

頂勁為崗上燈塔

腐質層中我是生

真菌蚯蚓埋葬蟲是生

時間的分解術是生

生之記憶蒸發出勃勃生氣

唯一見證了死的，是

睡

我是一棵樹

我同時醒著，以崖上之髮梢北迎禽鳥

我同時睡著，黑土層中與地球緩緩孵著三疊紀的夢

## 石

---

石的間隙

思維的蟲洞

億次方回憶復

巢格之內復有

億次方巢格

若無限盡深掘

至，若一切是

零

圓圈与逗點

中洞與豎白石

思與魂靈穿梭在

純粹的存有與

絕對的空無

若僅餘一，無限

盡深掘思維枯

井，若一是一

切，一是

愛

每副肉身

都是從一顆顆石

頭一顆顆堆積

預定和諧的小宇

宙，長寬高維度完

滿自足，每次恨

每段愛每無限次

方生方死的

肉

石是完美零與

壹之結合，既

是單子無窗戶

是組裝各樣存有

之中子電子生

不出孩子，它

握在永生神之手

億萬年來，無限

盡向前擲去，億

次方飛往虛

空

我頭腦袋，鑲的

這顆硬石，原認

頂上日頭是此世

一顆最大火石

熱能四射光照六

幽，每日遭神

祉用力擲出，次

日，勞役旅程無

限盡億次方重

又輪迴虛

無

末後始知，銀河

原有恆星千十億

億顆，無止盡日

日往真空捕風

無限盡往虛無奔

騰而去，寒夜獨

坐，那破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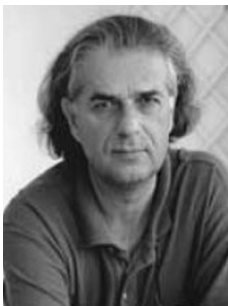
聲金戈鐵馬，風

風韻韻，殘溫

之際聽來彷彿

凜凜有

神



安納斯塔西斯·維斯托尼提斯  
Anastassis Vistonitis (1952-)

希臘詩人、散文家、記者。曾在雅典攻讀政治與經濟學。1983至1988年在美國生活，居於紐約和芝加哥，其間廣遊歐洲、北美、非洲、澳洲、亞洲等地，並曾多次訪問中國。1996至2001年間為歐洲作家聯盟理事會成員，目前擔任該理事會副主席。除了在諸多重要報刊雜誌上發表詩歌、散文、書評、論文外，他還出版了十部詩集、三部散文集、三部旅行隨筆、一本短篇小說，並翻譯出版了一部中國唐代詩人李賀的詩集。他是2004年雅典奧運會申辦報告的總編輯，其作品已被翻譯成了15種語言，又是希臘主要報紙《論壇報》的撰稿人，現居於雅典。

## 瑪拉之靈 陳黎 譯

夜中不能寐，起坐自床榻，  
紅色的流蘇在樹叢裡輕盪，  
舉頭不見天，  
唯見黑絲絨  
以其綉紋覆蓋房間。

屋子在沉默中旅行著，  
一點吱嘎聲都無，滿載褐煤，  
一陣微風穿窗而入，  
帶著遺忘和斷片。

如灰般，你立於門邊，  
身體上的血已然變黑，  
在這屋子裡你還能企求什麼，  
一片拋向歷史殘渣的枯葉。

想像的場景浮上心頭，  
還有書上看到的事件。  
歷史人物，類人猿，  
保存於已廢記錄裡的有靈性昆蟲。  
「那是瑪拉」——我喃喃而語，不知  
我們兩者誰活著。

雖然你未曾說話。

當思緒使中間的東西變荒蕪，  
什麼是歷史——一個邪惡的神話，  
圖書館裡偏執狂患者的代數。

從那時起驟雨到來，  
身體跌入深淵，  
死亡封住沉默，  
從那時起鐵路到來，  
空地裡的廢物堆積場，  
決議，  
協定，不被遵守，  
旗幟上升，  
旗幟降下，  
旗子被踐踏在地，  
鋼鐵聳立，  
水銀橋在夕陽下，  
你轉移視線——垂直的年代，  
為偉大的配銷而立的黃色方程式，  
火災與碎片，  
信用凍結，  
銀行，銀河系，有組織的世界。

還會有更多簽名被加進  
這越縮越小的宇宙，  
這不斷脫水的時間，  
而你逃離，  
打破血的鎖鍊，  
向活塞縱火，  
隱於夜裡，  
一個紅點，  
決議，光，熔岩，軍旗，戰利品——  
「拆掉拉布達科斯家族之屋」。

在空曠的街道  
射擊  
大笑  
大笑，射擊，大笑。

註：拉布達科斯（Labdacus），伊底帕斯王之祖父，希臘神話裡迭遭不幸事故之一家族。



## Το φάντασμα του Μαρά

---

Σηκώθηκα αργά τη νύχτα από το κρεβάτι,  
κόκκινα κρόσσια ανέμιζαν στα δέντρα  
και πουθενά δεν έβλεπες τον ουρανό,  
μόνο το μαύρο βελούδο  
σκέπαζε με τα κρέπια του την κάμαρα.

Το σπίτι ταξίδευε μες στη σιωπή του  
χωρίς τριγμούς, φορτωμένο λιγνίτη,  
κι απ' τα παράθυρα έμπαινε αέρας  
κουβαλώντας λησμονιές και θραύσματα.

Στεκόσουν σταχτής δίπλα στην πόρτα,  
το αίμα είχε μαυρίσει πάνω σου,  
τι να 'θελες άραγε σ' αυτό το σπίτι,  
ένα ξερόφυλλο πεταμένο στα βαθιά της Ιστορίας.

Μου ήρθαν σκηνές φανταστικές  
και περιστατικά που κουβαλούσα από διαβάσματα.  
Πρόσωπα της Ιστορίας, ανθρωποειδή,  
νοήμονα έντομα βαλσαμωμένα σε νεκρές αφηγήσεις.  
«Είναι ο Μαρά», ψιθύρισα χωρίς να ξέρω  
ποιος απ' τους δυό μας είναι ζωντανός.

Όμως εσύ δεν μιλούσες.

Όταν η σκέψη ερειπώνει τα μεσοδιαστήματα  
τι να 'ναι η Ιστορία – ο κακός μύθος,  
άλγεβρα των παρανοϊκών στα σπουδαστήρια.

Από τότε ήρθαν βροχές,  
σώματα έπεσαν στα βάραθρα,  
ο θάνατος σφραγίζει τη σιωπή,  
ήρθαν σιδηρόδρομοι,  
σκουπιδότοποι του διαστήματος,  
αποφάσεις,  
συμφωνίες που δεν τηρήθηκαν,  
πάνω τα λάβαρα

κάτω τα λάβαρα,  
σημαίες κυλισμένες στη λάσπη,  
σίδερα που ανεβαίνουν ψηλά,  
γέφυρες από υδράργυρο μες στο ηλιοβασίλεμα,  
στρέφεις τα μάτια – η εποχή της καθέτου,  
μια κίτρινη εξίσωση για τη μεγάλη μοιρασιά,  
φωτιές και θρύψαλα,  
παγωμένες πιστώσεις,  
τραπέζες, γαλαξίες, ο οργανωμένος κόσμος.

Θα μπουκνι άλλες υπογραφές  
σ' αυτό το σύμπαν που μικραίνει,  
στο χρόνο που αφυδατώνεται  
κι εσύ δραπετεύεις,  
σπάζοντας την αλυσίδα του αίματος,  
ανάβοντας φωτιά στα έμβολα,  
πίσω στη νύχτα, ένα κόκκινο στίγμα,  
απόφαση, λάμψη, λάβα, λάβαρα, λάφυρα –  
«Κάτω το γένος των Λαβδακιδών».

Στους ανοιχτούς δρόμους  
πυροβολώντας  
γελώντας  
γελώντας, πυροβολώντας, γελώντας.

清晨三點。  
一隻四足動物潛伏於時鐘裡，  
你寄出的訊息從未到達，  
那是年代久遠的錄音，  
一張播過、刮過的唱片，  
它的聲音摻雜了別的聲音，  
破裂的旋律，  
毀損的樂器，  
身姿，動作慢如夢。

一陣風拖曳著碎布吹來，  
在空無中搖搖晃晃的是  
幽靈，幻影，回憶。

我不確定是否真看到了  
今夜憶起的事。  
不存在者依謊言而活，  
昔日只剩顏色和幻覺。  
回憶只不過是  
拒絕的外衣，  
一種與已逝之物逐漸  
熟稔的方式，  
以一種截然不同的情緒，  
無感的搖籃。

朋友們到來，團結出現裂痕，  
隨之而來的即是我認定的，  
我記錄季節的方式，  
我料理時運之味的方式。  
而夜晚，褪去所有束縛，  
是我逃離那圈圈唯一的途徑，  
逃離白日的暴政。

既然海水正綻放，  
既然泥土是一支黑色的童謠，  
在那兒群星的影子滋長，  
月之舟滑行，  
思緒跑得比眼睛快  
在心的土地開拓殖民。

流體的夏天，點點斑駁的無垠空間，  
沒有水味的水，  
拂曉，一個紅色的黎明，  
而太陽如醉漢之眼；  
黎明的瞳孔裡精純、得勝的  
光告訴我一切。  
焚燒著各首府、金碧輝煌陵墓的  
相同的光。

而後是文明之禍：  
方法，目標，計畫，以及  
愚弄人的文件……

在火花中，我成長，長成一個男人。

我以一片火花驅除恐懼。  
光的碎片穿越夜，  
光的芳香打開空間。  
芳香，名字，流星，那些加盟的  
信號——在此。那些被解了約的。

星星的顏色，  
萬里無雲的天空，  
閃閃發光的鐵與瀝青的眼睛，  
在我童年的歲月下  
滑翔的海，  
從大都會來的船隻，搖搖晃晃……

清晨三點，  
一隻四足動物潛伏於時鐘裡，  
光湧現，我注視著  
夜之邊緣的草地，  
遠離出生之地——  
然而眾星無所不在地閃耀，  
一如今夜，  
清晨三點，  
破裂的旋律，毀損的樂器，  
你寄出的訊息從未到達，  
而泅泳於海裡，  
群星純粹、不腐，如淚。

## Βιογραφία

---

Τρεις μετά τα μεσάνυχτα.  
Μες στο ρολόι παραμονεύει ένα τετράποδο,  
το μήνυμα που έστειλες δεν έφτασε ποτέ,  
ήταν μια εγγραφή πολύ παλιά,  
δίσκος που παίχτηκε, τρίφτηκε,  
μέσα στους ήχους του μπήκαν άλλοι ήχοι,  
διαλυμένες μελωδίες, κατεστραμμένα όργανα,  
πρόσωπα, κινήσεις αργές σαν όνειρο.

Φυσάει αέρας σέρνοντας κουρέλια,  
στο κενό κλυδωνίζονται  
φαντάσματα, φάσματα, μνήμες.  
Αυτούς που θυμούμαι απόψε  
δεν ξέρω αν τους έχω δει ποτέ.  
με ψεύδη τρέφεται το ανάπαρτο,  
το παρελθόν χρώμα κι απάτη.  
Η μνήμη δεν είναι παρά  
το φόρεμα της άρνησης,  
ένας τρόπος να οικειώνεσαι  
εκείνο που πεθαίνει  
μέσα στο ξένο αίσθημα,  
το παράλογο λίκνο.

Έρχονται φίλοι και σπάει η ενότητα,  
έρχεται εκείνο που εγώ αναγνώρισα,  
ο τρόπος μου να καταχωρίζω τις εποχές,  
να ορίζω τη γεύση του τυχαίου.  
Κι η νύχτα, καταργώντας τα όρια,  
ο μόνος δρόμος για να βγεις από τον κλοιό,  
από τη δεσποτεία της μέρας.

Τώρα που ανθίζουν τα νερά,  
τώρα που η λάσπη μαύρο φυτόριο  
όπου μεγαλώνει ο ίσκιος των άστρων,  
όπου γλιστρούν οι βάρκες του φεγγαριού,  
η σκέψη τρέχει πιο γρήγορα απ' το μάτι  
αποικίζοντας τις χώρες του νου.

Ρευστό καλοκαίρι, κατάστικτο άπειρο,  
νερό χωρίς τη γεύση του νερού,  
χαράματα, κόκκινη αυγή  
κι ο ήλιος μάτι του μεθυσμένου.  
Μέσα στην κόρη της αυγής το φως  
άπεφθο και νικηφόρο μου είπε τα πάντα.  
Το ίδιο φως που καίει τις πρωτεύουσες,  
τα λαμπρά μασσωλεία.

Κι έπειτα οι αρρώστιες του πολιτισμού:  
μέθοδοι, σκοποί, προγράμματα. Και τα χαρτιά  
που φενακίζουν....

Μες στους σπινθήρες μεγάλωσα, έγινα άντρας.  
Με το σπινθήρα εξορκίζω το φόβο.  
Ρινίσματα από φως διασχίζουν τη νύχτα.  
Αρώματα από φως ανοίγουν το χώρο.  
Αρώματα, ονόματα, μετέωρα, σηματοδότες  
που συναιρούνται – εδώ. Που αναιρούνται.

Χρώματα των άστρων,  
αίθριοι ουρανοί,  
πυρακτωμένα σίδερα και μάτια της ασφάλτου,  
θάλασσες που γλιστρούν  
κάτω από τα παιδικά μου χρόνια,  
καράβια των μητροπόλεων, κλυδωνισμοί....

Τρεις μετά τα μεσάνυχτα,  
μες στο ρολόι παραμονεύει ένα τετράποδο,  
ανάβουν φώτα και κοιτάζω  
τα χόρτα στην άκρη της νύχτας,  
μακριά από τα γενέθλια χώματα –  
όμως όλα τ' άστρα αστράφτουν παντού,  
όπως απόψε,  
τρεις μετά τα μεσάνυχτα,  
διαλυμένες μελωδίες, κατεστραμμένα όργανα,  
το μήνυμα που έστειλες δεν έφτασε ποτέ  
και κολυμπούν μες στα νερά  
αδιάφθορα και καθαρά σαν δάκρυα τ' άστρα.

2

Άνθη του κάκτου.  
Το ασήμαντο  
μιλάει στο φως

仙人掌花。  
無足輕重者  
在光中發言。

3

Έλικες και φτερά,  
πανιά από σύννεφο.  
Στο λιμάνι  
με σήκωσε ψηλά  
η βροχή  
του Σεπτεμβρίου.

螺旋槳與翅膀，  
雲朵做成之帆。  
我在海港  
被九月  
的雨  
撫養大。

4

Ο χωματόδρομος.  
Το τραγούδι  
που λέει το φως.  
Κι ο μέγας χορευτής:  
το ποτάμι.

泥土小路。  
光吟唱  
的歌。  
而偉大的舞者：  
溪流。

7

Το πολικό φως  
που ονόμασες  
αθανασία.

你們稱為  
不朽的  
極光。

8

Γαλάζιοι κρατήρες.  
Θάλασσα.  
Σύννεφα ράκη του πρωινού.  
Διαύγεια του πάγου.

藍色的火山口。  
海。  
雲朵，早晨的背。  
冰的明晰。

9

Μες στα ερείπια  
μου φανερώθηκε η Θεά  
μια κρύα νύχτα.

廢墟間  
某個寒夜  
女神對我現身。

11

Περνάει το φως.  
Η λάμψη  
λέκιασε τον ουρανό.

光經過。  
光芒  
替天空著色。

16

Να θυμηθώ τη θάλασσα.  
Να φανταστώ τη λεία πέτρα.  
Ν' ανοίξει ο ουρανός,  
να γλιστρήσει το χρυσό ψάρι.

我該回憶海嗎。  
我該想像光滑的石頭嗎。  
讓海開啟吧，  
讓金魚滑動。

19

Ήμουν μ' εσένα  
κι εκεί που ήμουν  
χωρίς εσένα.

我與你在一起  
即便在  
無你之處。

22

Κανείς δεν έρχεται.  
Κανείς δεν φεύγει.  
Ξέρω την Άνοιξη:  
τη μόνη σημαία.

無人來。  
無人去。  
我識得春天：  
這一面旗。

23

Χθες είδα τη Θεά ξανά.  
Ήταν πιο νέα  
μετά από τόσα χρόνια.

昨日我又見女神。  
多年不見  
她又更年輕了。

26

Έρημη πόλη.  
Ήρεμη νύχτα.  
Έρημος των  
συλλογισμών.  
Άρωμα των απόντων.

廢棄的城鎮。  
寧靜的夜。  
眾念皆空。  
離去者的味道。

32

Εσύ πεθαίνεις.  
Η πέτρα ζει.

你死去。  
岩石繼續存活。

39

Σιωπή.  
Στο παράθυρο  
γλίστρησε η αράχνη.

寂靜。  
窗子上  
蜘蛛滑行過。

45

Η πιο μεγάλη πράξη σήμερα:  
να κοιτάς τον ορίζοντα.

今天的大事：  
眺望海平線。

46

Όλα τα στρόγγυλα  
κατρακυλούν.  
Όλα τα κόκκινα  
μαδούν.  
Μας κατέχει το γκριζο.

圓的東西都會  
滾動。  
紅的東西都會  
脫毛。  
我們被灰色圍攻。

47

Άστρα.  
Ψάρια του φεγγαριού  
μέσα στον ύπνο.  
群星。  
月亮的魚群  
在睡眠。

48

Τώρα με νοιάζει μόνον  
ό,τι μου καίει  
τα μάτια.  
我現在只在意  
什麼東西讓我眼睛  
強烈有感。

## Κυριακή

Κυριακή, μέρα των παιδιών.

Το ίδιο δωμάτιο.  
Το ταξίδι της μνήμης.

Το ίδιο έντομο αντίθετα στο φως.

Κυριακή, μέρα των παιδιών,  
πλυμένη στο αίμα του Σαββάτου.

## 星期日 陳黎 譯

星期日，孩童的日子。

相同的房間。  
記憶之旅。

相同的背光的昆蟲。

星期日，孩童的日子，  
沉浸在星期六之血裡。

## Μεταφορά

Ξαναβλέπω μετά από χρόνια τ' αστέρια.  
Νύχτα ασέληνη, μητέρα των τεράτων,  
ουρανός γεμάτος στροβίλους,  
ηλεκτρικά ποτάμια, κοιλάδες,  
ίσκιοι του πυρετού κι ορύγματα  
στην πίσω πλευρά του κρανίου.  
Έρχονται άσπρες εικόνες –  
το αραιό χρώμα των ψευδαισθήσεων.

Καλοκαίρι γεμάτο μούχλα και τσιγάρα  
και μόνο σκουπίδια εδώ και πενήντα χρόνια.

Η φωνή σου, η αναπνοή σου, λεπτή  
γραμμή της αράχνης κι η ψυχή σου  
έντομο κρεμασμένο στο κενό.

Μέσα μου τρέμει μια γριά φαντασία.

## 暗喻 陳黎 譯

多年後又見群星。  
沒有月亮的夜晚，群妖之母，  
天空滿是漩渦，  
滿是電之河流，峽谷，  
發燒的陰影以及  
頭蓋骨後的壕溝。  
白色的影像到來——  
幻影蒼白的顏色。

充滿黴菌與香煙的夏天，  
五十年後於今都只是垃圾。  
你的聲音，你的呼吸，蜘蛛  
的細絲，還有你的靈魂，  
懸於空無的一隻蟲。  
在我裡面一個舊夢顫抖著。



### 焦桐

1956年生於高雄市，曾習戲劇，編、導過舞臺劇於臺北公演，已出版著作包括詩集《焦桐詩集：1980-1993》、《完全壯陽食譜》、《青春標本》，散文《我的房事》、《在世界的邊緣》、《暴食江湖》、《臺灣味道》、《臺灣肚皮》、《臺灣舌頭》、《滇味到龍岡》，童話《烏鴉鳳蝶阿青的旅程》，論述《臺灣戰後初期的戲劇》、《臺灣文學的街頭運動：1977～世紀末》等等三十餘種；編有年度飲食文選、年度詩選、年度小說選、年度散文選及各種主題文選五十餘種。

### 打狗公學校

那年夏天的故事  
如偶像劇的主題歌，  
預約般唱起。

那些記憶，現在  
都被重新改寫過了，  
重新髹漆的牆壁，圓拱  
走廊上留下黃昏。

門開了又關，讓我們繼續  
在教室停留片刻，追憶  
終究讓我失去記憶。

「從今開始我將像樹影  
環繞在你周圍」

樹影在白牆的肌膚上撫摸，  
教室裡未寫完的字，風濕般  
隱約酸疼了回憶。如今  
我也只能對著黑板獨坐，  
觸摸你的桌椅，悶熱的  
午后，一陣冷風忽然  
吹了進來。

### 壽山動物園

我又夢回青年時代的園子——  
噴泉激情地邀舞，水霧躊躇  
以重逢的姿勢擁吻  
別後的樹林，兩道石階蜿蜒  
在這裡分手。季風諾言般  
從日光漸褪的西子灣趕來，囁嚅  
傾訴逐漸怯弱的意思，  
驚喜與憂傷的音訊。季風路過  
記憶的轉角留下藍腹鷗  
老於矜持，歲月的潮汐  
苦戀破碎無言的浪花。我  
和柵欄裡的獅沈默對望  
困在中年身體裡的青年。

## 楊家古厝

---

這些榕樹，這些紅瓦，這些秋天的木麻黃，  
彷彿從清代起我就  
熟悉這深刻的紅磚，陽光  
凝視她的臉龐，  
凝視總是折磨我膽怯的語言。

夕陽離開了曬穀埕，今天  
我只能通過網路來認識你——  
彷彿又是隔代的因緣，想像  
我善於刀法，你精於文章，  
我是黃昏前準備回家的秀才，  
我的腳印是回聲，  
老土狗繞著古厝跑，  
吠聲像冬風。

燕尾在屋脊上欲飛又止，  
思念般的歷史  
輕易就被風觸動。

## 舊三和銀行

---

夢境裡沒有你就像  
銀行裡沒有帳戶。這年頭  
呆帳太多，你心目中  
究竟還有沒有我的戶頭？

我們的歷史像關閉的銀行  
窮人的教堂。徬徨  
站在十字路口，想通過  
都遭遇紅燈。

真實的樑柱，虛構的  
故事。為什麼害怕？  
深情如數字，輸入  
道德的帳簿裡。

日光的裙角閃過土黃色的磚牆，  
時間洗石子般斑駁了，  
像永遠償不清的債務，未完的  
夢，靜默地蒼老著  
以等待的姿勢這樣一直守候著。





### 零 雨

零雨，臺灣臺北人，臺大中文系畢業，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東亞語文研究所碩士。1991年哈佛大學訪問學者。曾任《國文天地》副總編輯、《現代詩》主編，並為《現在詩》創社發起人之一。1993年她以〈特技家族〉一詩，獲得年度詩獎。2004年她應邀參加鹿特丹國際詩歌節，2011年她應詩人北島之邀，參加香港國際詩歌之夜。現任教於宜蘭大學。

著有詩集：《城的連作》、《消失在地圖上的名字》、《特技家族》、《木冬詠歌集》、《零雨詩選》、《關於故鄉的一些計算》、《我正前往你》、《我和我的火車和你》、《田園/下午五點四十九分》。

## 我正前往你（三十八選二）

30

Sylvia Plath

我把眼淚  
分一滴給你

孤單的床  
墊在海洋上

林黛玉剛走  
留下一列名單

我們把黑暗切塊  
露出翅膀  
的韶

絕望比死亡  
更絕望嗎

把夕陽冰起來  
好嗎

31

我吃風  
我吃雨  
我脫離道路  
我剛才說了  
再見和  
朋友

我往回走  
背了重物  
停下來  
聞到花香

眼淚跑出來  
我沒有哭

有一些東西說好  
不能觸及

（選自《我正前往你》）

## 野地系列（十四選一）

---

### 11. 噴吶

噴吶  
在時間的細線裏  
穿梭

尖塔的門。被吹開

我們都穿著華麗的衣裳  
趕著獸類。從這一村到  
那一村

為的是叫喚。神性的  
遊牧的渴望

叫喚一種路途。回到生  
回到死

與巨靈競走。大塊的雲朵  
奔馳。湛藍的宇宙覆蓋  
黑暗前的額頭

我們也會愛上黑暗  
〈火。尚未發明——〉

你將從黑暗來  
擎著一根火鉗子  
激切地叫喚

好像我是那個仰著頭  
卻遺失了耳朵的孩子

（選自《關於故鄉的一些計算》）

## 盆栽

---

無關於心靈的那些物件——  
不如一個盆栽

關於心靈的那些——  
不如一棵樹

樹是上帝  
母親  
故鄉  
這些詞的縮寫

我經過鄉村道上的一棵樹  
問他——「你有上帝嗎？」

他說：「什麼是上帝？」  
「一個不斷在失去的未亡人。」  
「像我一樣。」  
「像我一樣，低聲乾嚎。」

他笑了。是苦的  
然後我們沉默

（選自《田園/下午五點四十九分》）

## 特技家族(九選一)

---

1

兩隻手抓住兩隻腳

向前跳 (到前面廣場)

向後翻滾 (屁股朝向人最多的  
廣場)

向前翻滾 (在人最多的廣場愈縮  
愈小)

向後翻滾 (愈縮愈小)

向前翻滾 (愈縮)

向後跳 (愈小)

……… ……

被踩在腳下 (只剩下眼睛)  
(廣場以屁股遮天)

(選自《特技家族》)

## 消失在地圖上的名字(八選一)

---

昭關

——坐208公車思及子胥過昭關

左手推窗，一夜冰雪

右手推窗

一夜冰雪，一夜

冰雪。覆蓋昭關

然後我的頭髮一根一根叛變

我的容顏遍佈逃亡的轍跡

後面，追逐的人還在尋覓

嗅犬的聲音漸次逼近

鏡子裡，我已是祖父了

有人呼喚我童年的乳名，企圖

認出我，且

加以嚴峻的刺傷

今夜，我要渡過昭關，行經

最險惡的地形，且擁抱

那最溫暖的陌生

守門的人——冷漠

打量我，彷彿

那雪的溫度就是我內心的溫度

(選自《消失在地圖上的名字》)



### 陳 黎

本名陳膺文，1954年生，台灣師大英語系畢業。著有詩集，散文集，音樂評介集凡二十餘種。譯有《辛波絲卡詩集》、《拉丁美洲現代詩選》等二十餘種。曾獲國家文藝獎，吳三連文藝獎，時報文學獎敘事詩首獎、新詩首獎，聯合報文學獎新詩首獎，台灣文學獎新詩金典獎，梁實秋文學獎翻譯獎等。2005年獲選「台灣當代十大詩人」。2012年獲邀代表台灣參加倫敦奧林匹克詩歌節。2014年獲邀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

### 花 蓮

---

以浪，以浪，以海  
以嘿吼嗨，以厚厚亮亮的  
厚海與黑潮，後花園後海洋的  
白浪好浪，後浪，後山厚山厚土  
厚望與遠望，以遠遠的眺望  
以呼吸，以笑，以浪，以笑浪  
以喜極而泣的淚海，以海的海報  
晴空特報，以浪……

### 被 忘 錄

---

在一條清涼水聲的蠶絲被裡  
遺忘了的生之喧囂  
\*  
覆在我身上的你的肌膚是薄薄的  
被單，你自我掀動出風  
噢那是群星的嘆息，把你我吹塑成浪  
\*  
窩藏我們也被我們窩藏的被窩 是  
時間與溫度的混凝土築成的防空洞  
\*  
我們被動  
神主動

## 給台大的明信片

---

### 傅園

短牆外是捷運台大站3號出口  
短牆內是帝國大學熱帶植物標本園

羅斯福路上的美國時間被風飄吹過  
紀念亭希臘式白色圓柱，突然

悠閒起來，變成台灣製的分針秒針  
隨枝幹上長出的細長氣根緩緩

注入土裡，吸收島國泥香人情  
變成支柱根，協助支撐亭前噴水池

……水柱的高度

### 椰林大道

校園前面真理堂裡出來的信徒  
眼中看到的，也許是他們的主

沒錯，耶穌！在夜色裡如所有  
孤獨的先知，踽踽獨行於這條

椰林大道。真的好像是祂，耶！  
木木木木木木木木木木木木

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木木木木木木木木木木木木

當然不是祂。是我們倆，人約  
黃昏後，我的大耳朵貼著她的

小耳朵，緊緊靠著，悠哉悠哉  
旁若無人地走過這條椰林大道

### 醉月湖

仲夏夜，星子們發起在湖面上  
舉行「快閃」活動

它們選擇的音樂是  
歌劇裡的〈飲酒歌〉還有我們

都聽過的「一閃一閃亮晶晶」  
湖邊步道上的情侶

都跟著唱：一閃一閃亮晶晶！  
果然滿天滿湖都是

小星星。唱歌劇時  
它們還帶了道具：又烈又涼的

香檳。邊唱邊把酒氣吐向夜空  
害場外月亮也醉了

這些我們都不在乎  
因為我們忙著在柳樹蔭裡——

註／

傅園位於台北羅斯福路台灣大學校內，為台大校長傅斯年骨灰安葬之處，原本是日據時期台北帝國大學熱帶植物標本園。今園內有希臘建築式紀念亭（斯年堂），亭前有尖碑和噴水池。

## 未來北方的河流

——給家新

未來北方的河流  
是甜的，或苦的？  
如人民般沉重，或語字般輕盈？  
在上海紅坊園區聞一多像前  
我彷彿聽到聞一知多的詩人說  
一次文革，一溝死水  
夠矣，多矣  
剩下來的是詩與美的反撲與  
反革命……  
在南方蘇州霓虹燈突然斷電的湖畔酒吧，你  
柳樹下昭然醉己，以一夜的湖光  
和不斷溢出的啤酒泡明志  
在被夜流放的五類黑和十二種暗中  
你是最卑微而堅毅的一顆星  
你整夜策蘭，而  
我多想策動湖中尚存的可採的蓮和你  
詩中的橘子  
隨一條北方的河流流到島嶼邊緣花蓮  
一條跨界、跨籍的語字的銀河，足矣  
做為「做為譯者的詩人」，在  
萬安公墓穆旦，戴望舒墳前，我們都同意  
以不受限制的自由體  
將他們地下的幽憤譯做今夜香山  
滿天流動的丁香香和星光

註／「未來北方的河流」是羅馬尼亞詩人策蘭（Paul Celan）的詩句，也是詩人王家新主持的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國際寫作中心「微博」名稱。2014年5月，我受邀擔任人民大學駐校詩人，隨王家新遊歷上海、蘇州、北京香山等地。

## 駁 二

駁二，第二號  
接駁碼頭  
生之船渠裡閒置的  
港口倉庫  
如何引燃煙火  
自焚為復活的馬頭  
艷麗地奔馳於  
夜之波浪，二度  
接駁，通行  
  
馬蹄聲在記憶的  
倉庫一波波翻起  
艙底的廢料，滯留於  
夏日正午的  
她的氣味  
久遠的月亮墜入海裡  
成為一支露著  
尖玻璃片的透明瓶子  
被打撈起  
  
層層覆於牆上的  
斑駁的航海誌  
絞碎，滅跡，又  
窸窣作響的愛與夢的  
契約，借據，證明紙  
浪花證明你來過  
接通了，隔了半世紀後  
子夜的對話：你兩個  
孩子，我滿天顫慄的星子

註／駁二，位於高雄港第三船渠的第二號接駁碼頭，棄置多年，因規劃成藝術特區重現活力。



王家新

王家新，1957年生於湖北丹江口，高中畢業後下放勞動，文革結束後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著有詩集《遊動懸崖》、《王家新的詩》、《未完成的詩》、《塔可夫斯基的樹》、詩論隨筆集《人與世界的相遇》、《夜鶯在它自己的時代》、《沒有英雄的詩》、《為鳳凰找尋棲所》、《雪的款待》、《在一顆名叫哈姆雷特的星下》、《在你的晚臉前》、翻譯集《保羅·策蘭詩文選》、《帶著來自塔露薩的書：王家新譯詩集》、《新年問候：瑪麗娜·茨維塔耶娃詩選》、編選有《當代歐美詩選》、《中國詩歌：九十年代備忘錄》、《葉芝文集》、《中外現代詩歌導讀》等，被視為中國大陸當代最重要的詩人之一。

在創作的同時，王家新的詩歌批評和翻譯也產生了廣泛影響。作品被譯成多種文字，德文詩選《哥特蘭的黃昏》於2011年出版，英文詩選《變暗的鏡子》即將在美國出版，曾多次應邀參加歐美一些國家和日本、韓國的國際詩歌節，並在國外一些大學講學、擔任駐校詩人。2013年8-11月應邀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的國際寫作項目。曾獲多種文學獎，近年獲首屆“袁可嘉詩歌獎·詩學獎”（2013）、韓國昌原第四屆KC國際詩文學獎（2013）、首屆“中國屈原詩歌獎·金獎”（2014）。

---

## 和兒子一起喝酒

一個年過五十的人還有什麼雄心壯志  
他的夢想不過是和久別的  
已長大的兒子坐在一起喝上一杯  
兩隻杯子碰在一起  
這就是他們擁抱的方式  
也是他們和解的方式  
然後，什麼也不說  
當兒子起身去要另一杯  
父親，則呆呆地看著杯沿的泡沫  
流下杯底。

2007.10 麻塞諸塞州阿默斯特

---

## 馬

有時我們看到的馬有一雙孩子的眼，  
有時我們看到的馬有一雙囚犯的眼，  
有時我們看到的馬，一轉眼化為岩石和樹木，  
有時我們看到的馬，比天使還要羞怯……  
但此刻，我的馬，你從霧霾中向我們走來，  
在你的眼中我看到一場燃燒的火災！

2014. 01

## 田園詩

---

如果你在京郊的鄉村路上漫遊  
你會經常遇見羊群  
它們在田野中散開，像不化的雪  
像膨脹的綻開的花朵  
或是縮成一團穿過公路，被吆喝著  
滾下塵土飛揚的溝渠

我從來沒有注意過它們  
直到有一次我開車開到一輛卡車的後面  
在一個飄雪的下午  
這一次我看清了它們的眼睛  
（而它們也在上面看著我）  
那樣溫良，那樣安靜  
像是全然不知它們將被帶到什麼地方  
對於我的到來甚至懷有  
幾分孩子似的好奇

我放慢了車速  
我看著它們  
消失在愈來愈大的雪花中

## 外伶仃島記行

---

外伶仃島像一隻走不動的船  
永遠拋錨在那裡

濤聲，拍打著它岩石的船舷

松樹  
椰子樹  
無名的花草  
從它的石縫長出

在一個流亡者的詩中  
或許也充滿了裂縫

因而船上的爭論會一直延續到  
碼頭邊的飯桌上

我們都在歧義中  
劃槳

2004

2012.6 珠海



## 桔子

---

整個冬天他都在吃著桔子，

有時是在餐桌上吃，有時是在公共汽車上吃，

有時吃著吃著

雪就從書櫥的內部下下來了；

有時他不吃，只是慢慢地剝著，

彷彿有什麼在那裡面居住。

整個冬天他就這樣吃著桔子，

吃著吃著他就想起了在一部什麼小說中

女主人公也曾端上來一盤桔子，

其中一個一直滾落到故事的結尾……

但他已記不清那是誰寫的。

他只是默默地吃著桔子。

他窗臺上的桔子皮愈積愈厚。

他終於想起了小時候的醫院床頭

擺放著的那幾個桔子，

那是母親不知從什麼地方給他弄來的；

弟弟嚷嚷著要吃，媽媽不讓，

是他分給了弟弟；

但最後一個他和弟弟都捨不得吃，

一直擺放在床頭櫃上。

（那最後一個桔子，後來又怎樣了呢？）

整個冬天他就這樣吃著桔子，

尤其是在下雪天，或灰濛濛的天氣裡；

他吃得特別慢，仿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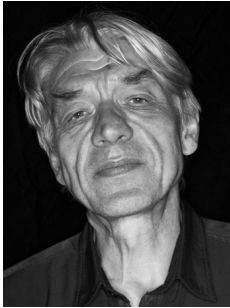
他有的是時間，

仿佛，他在吞食著黑暗；

他就這樣吃著、剝著桔子，抬起頭來，

窗口閃耀雪的光芒。

2006.2 北京望京



### 顧彬 (Wolfgang Kubin)

顧彬 (Wolfgang Kubin) 1945年生於德國下薩克森州策勒城。1973年獲波恩大學漢學博士學位，1974年在北京語言學院學習漢語，1977年至1985年任柏林自由大學東亞學系講師，教授二十世紀文學及藝術，1985年起任教波恩大學東方語言學院漢學系，自1995年任波恩大學漢學系主任教授。長期研究中國古代和現當代文學作品，中西思想史，哲學與神學等，以德文，英文，中文出版專著，編著，譯著達五十多部，如詩集《新離騷》、《愚人塔》、《影舞者》、《世界的眼淚》及《魚鳴嘴》，學術著作《中國詩歌藝術史》、《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譯著《魯迅選集》（六卷本）等，以及三本北島詩集、三本梁秉鈞詩集、兩本楊煉詩文集、一本翟永明詩集、一本歐陽江河詩集、一本王家新詩集等。第一本在台灣印行的著作為《白女神·黑女神》。2007年中國最高獎金中坤國際詩歌獎翻譯獎得主。2011年中國珠江國際詩歌節詩歌推動大獎受獎者。

#### Sie lächelt

---

Sie lächelt, ja sie lächelt den lieben langen Tag,  
denn ihr ist das Lächeln widerfahren.

Er lächelt, ja er lächelt nicht minder,  
denn ihm ist ihr Lächeln widerfahren.

Wenn zwei so den lieben langen Tag mit einem Lächeln  
auf und abgehen, lächeln die Straßen bald auch.

Doch fragt man sie nach dem Grund ihres Lächelns,  
wird sie gern sagen, es sei nicht sie, die lächelt,

es sei das Lächeln allein, das lächelt,  
und sie sei nur sein williges Werkzeug.

#### 她笑 德惠 譯

---

她笑，是的，她笑了一整天，  
因為她遭遇了笑。

他笑，是的，他笑得不少，  
因為他遭遇了她的笑。

當兩人整天都同樣笑著  
走上走下，街道很快也笑了。

人們問她笑的緣由，  
她會說，不是笑著的她，

是笑本身，是笑笑了，  
她只是它順服的工具。

Komm, ich zeige dir heute Hongkongs prachtvollste Toilette.  
Sie schaut zwischen Holzgirlanden und Efeuranken aufs Südchinesische Meer.  
Unser Leben ist nichts als das Leben von Verdauenden und Reisenden.  
Ob Pferd oder Esel, wir ziehen stets von dannen.  
Ob Pferd oder Esel, wir ziehen stets von dannen.  
Allein eine Toilette hält unsere Wege manchmal auf.

Heute zieht es uns am Hafen von Tolo entlang. Da scheiden wir  
dem Gott der Finsternis gleich an vornehmstem Orte aus,  
was uns zuvor betäubte: den chinesischen Schnaps  
als Harn oder Schweiß. Ob 56° oder 68°,  
weniger wäre Sünde gewesen, mehr noch zitternd erwünscht.

Runter also vom Pferd. Reiter begehnen nicht die Fehler der Dichter.  
Sie fallen nicht mehr, sie schwingen sich aufs Rad.  
Die Gegenwart kann beginnen, Verzagtheit war einmal.  
Hier und jetzt lautet die Botschaft, hier die weißen Reiher in den Bäumen,  
jetzt unser Zug in die fernste Ferne. Auf zum Damm, zum langen Damm.

Auf zum Wasserreservoir. Zur Bucht namens Plover. Flugs vorbei  
am Wissenschaftspark, am Hafenviertel, auch dies ein Park  
zum Auslauf von Mensch und Tier. Das Gekicher der Mädchen  
schert uns da nicht. Wir fürchten nur den weichen Ball  
der Kinder unter dem Vorderrad. Da würde alle Fahrt ein langes Gleiten.

Kein Bier in der U-Bahn? Was macht das schon? Wir haben vorgesorgt.  
Flachmann und Büchse. Wir lernen am Ziel fröhlich nippen und unser Rad studieren.  
In der Tasche geröstete Ente, die Lieblingsnudeln kommen später.  
Nein, wir schreiben keine Gedichte, wir sind nicht böse auf die Welt,  
wir sind dankbar für jedes Rad, das kommt, das geht, wir blicken in die Speichen.

Ruhm? Auch er schert uns nicht, denn wir leben nur für uns, für zwei Räder,  
die sich drehen, so wie wir uns drehen um uns selbst, um keine Frau, keine Töchter.  
Wir hoffen nur auf eine neue Tür daheim und auf die Geduld eines alten Zubers.  
Wir schlössen die schöne Tür nach jeder Tour, lägen jung im heißen Bad  
und hörten uns am Ende kühl und abgekühlt sagen: Ich habe genug

Tolo Harbour ist ein Hafen in den New Territories von Hongkong. Hier befinden sich auch der Science Park, der Waterfront Park und das Naturschutzgebiet Plover Cove. Vom Stadtteil Shatin bis zum Wasserreservoir führt ein 30km langer Rad- und Spazierweg. „Ich habe genug“, Titel einer Kantate von Johann Sebastian Bach (1685-1750). Das neue Heim von dem Fotografen Almond Chu (Zhu Dehua) befindet sich im Stadtteil Chai Wan auf der Insel Hongkong in einer Lagerhalle. Die Eingänge der jeweiligen Büros, Unternehmen etc. dort zeichnen sich durch individuelle Gestaltung der Türen aus. Nach mehreren Reitunfällen ist Almond Chu vom Pferd aufs Rennrad umgestiegen.

來吧，我讓你看看今日香港最華麗的廁所。  
它在木花環與常青藤之間，遙望南海。  
我們的生活，也是消食者和旅行者的生活。  
無論騎馬坐驢，我們總去遠方。  
只有廁所偶爾阻擋我們。

今天我們沿吐露港前行，恰好在  
最高雅之地排出汗神，  
那之前把我們灌醉的：中國燒酒  
已成尿液或汗水，56度或68度，  
再低是罪過，再高只能顫抖著暗想。

從馬背下來。騎士不犯詩人的錯誤。  
他們不再摔倒，而是在自行車上搖晃。  
現在可以開始，沮喪已經過去。  
有人說，這裡的白鷺在樹上，  
我們的旅行卻在最遠的地方。去堤上，去長長的堤上。

去水庫。去名叫淡水灣的海灣。快速經過  
科技園和港區，也經過人和動物  
漫步的公園。姑娘的笑聲  
與我們無關。我們只害怕前車輪下  
孩子們的皮球，會使旅行變成漫長的滑行。

地鐵沒有啤酒？怎麼辦？我們早就備有  
隨身酒壺和罐頭。在目的地我們學著愉快地飲酒，琢磨單車。  
口袋裡有烤鴨，稍後還有美味的麵條。  
不，我們不寫詩，也不埋怨這世界，  
我們對每一輛來往的單車心懷感激，我們凝視車輪。

榮譽？與我們無關，我們只為自己活，為兩隻  
自轉的輪子，如同我們為自己旋轉，不為妻女，  
只希望家裡有一扇新門，舊浴缸能耐心等待。  
每次旅行歸來我們都會關上美麗的門，年輕地泡在熱水中，  
聽見涼爽的身體最後冷冷地說：吾已足矣。

註／吐露港是香港新界的一個港口。這裡有科技園，海濱公園和自然保護區淡水灣。從沙田區到水庫有一條30公里長的自行車道和步行道。“吾已足矣”是一首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1685-1750）的大合唱曲名。攝影家朱德華的新家就位於港島柴灣區的一間庫房。每間辦公室、企業等入口，都有個性化設計的門。在多次騎馬事故之後，朱德華由騎馬轉向騎自行車賽車。

Hier also beginnt unsere zweite Fahrt an der Ecke,  
wo immer noch in die Nase sticht ein übel riechender Bohnenquark.  
Der Dichter aber trägt weder Socken noch feste Schuhe,  
er trägt an sich selbst. Barfuß unterwegs in Sandalen  
sei er neugeboren in jedem Herbst und wie von Anfang an.

Und vor allem: Er altere nicht mehr wie all die anderen  
Poeten ohne Gesundheitsschuhe. Unser fernes Hörensagen  
kommt aus seiner nahen Heimat; Die Erde habe gebebt  
vor unserer großen Ankunft. Auch wir haben gebebt  
in unserem schweren Schuhwerk, denn wir fürchteten,

der letzte Pavillon wird hier einmal Beton sein, der letzte Vers  
aus einem Automaten stammen, die letzte Mücke spenden ihr Blut.  
Nichts würde sein wie zwei Jahre zuvor, als die Sonne noch stach,  
als wir ruhten im Dunst der Berge und das Meer befragten,  
warum es denn des Regens noch bedarf, um weiter naß zu sein,

als wüßten wir nicht, daß alles Wasser nur aus sich selber komme.  
Und was ist heuer hier im Kieferngarten mit dem Löschteich,  
da unsere zweite Fahrt beginnt und nicht auf dem Meer,  
da wir unsere Lieder singen aus der Ferne, und die Vögel  
uns begrüßen als ihresgleichen? Sie küssen das Wasser,

als brächte es Heil und nicht Untergang wie alle Geschichte zuvor.  
Hier ist die letzte Wacht am Meer, von Versen behütet,  
von Hebung und Senkung verwöhnt. Hier hinterließ man  
eine Geistermauer, das Bild des Tenno, Süßes und Münzen  
für die Kinder. Man überlebte in Luftschutzkellern.

Man erahnte noch nicht unser poetisches Gespräch über Windeln,  
die Sache mit dem Hund, der mit sich allein bei Anruf Gassi geht,  
noch viel weniger die Gabe eines Tuches, Essensreste heim zu begleiten  
statt Wörter in einer Kladde. Ja, zu guter Letzt staunen auch wir.  
Denn nach den Versen zieht es die Eltern heim mit den lichten Lampions

der Kinder. Und wir? Wir zertreten Knoblauch unter den Zehen  
und hören die letzte Sage des Dichters: Muttermilch habe er getrunken  
bis ins neunte Lebensjahr, damit seine Zähne weiß blieben  
und seine Lenden fest bis ins 84. Jahr, und er dem Schlagen  
der Wellen lauschen könne ohne Furcht und kein Buchstabentier mehr sei.

Nur die Melancholie wähle sich schönere Tage, Einsamkeit sei  
ihre letzte Phantasie. Nur sie teile eins in zwei, in die Person des Tages  
und in die Person der Nacht. Bonaventura war einmal unser Name,  
Bonaventura wird er wieder sein, denn alle Tiefe erahnen wir nur an der Oberfläche  
so wie heute am Pazifischen Ozean, bevor es uns zog auf den tiefsten Grund.

Die Stadt Hualian liegt im Nordosten von Taiwan am Pazifischen Ozean. Im dortigen Kieferngarten findet gegen Ende Herbst jedes Jahr ein gut besuchtes Poetentreffen statt. Der Kieferngarten (Songyuan Bieshu) war ursprünglich ein von den Japanern errichtetes Militärgelände zur Überwachung des Meeres. Der Text verarbeitet die Begegnung mit den Dichtern Chen Li (Gesundheitsschuhe), Hu Xudong (Windeln), Yang Mu (Kladde, Hund) und Guan Guan (Muttermilch).

在這臭豆腐依然刺鼻的轉角，  
我們開始了第二次旅行。  
但詩人不穿襪，也不穿結實的鞋，  
卻感覺良好。就這樣一路赤腳在涼鞋裡，  
他在每一個秋天誕生，如從頭開始。

重要的是：他不再變老，如同那些  
不穿保健鞋的詩人。我們在遠方的聽聞  
就來自附近他的家鄉：大地在我們抵達之前  
曾經顫慄。我們也顫慄  
穿著沉重的鞋，因為害怕，

最後的亭閣將成混凝土，最後的詩歌  
會來自售貨機，最後的蚊子將捐獻鮮血。  
沒什麼會像兩年前那樣，當太陽炫目，  
我們在山霧裡憩息，並追問大海，  
何需雨水來更加潮濕，

好像我們並不知曉，所有的雨都不請自來。  
松園的水塘最近好麼？我們將在那裡  
而非海上，開始第二次旅行，  
還將吟唱遠方的歌謠，鳥兒把我們  
當鳥兒問候，它們親吻水面，

彷彿是水帶來吉祥而非毀滅，如從前的歷史。  
海邊最後的防守，被詩歌庇護，  
被韻律溺愛。有人在此留下  
鬼牆，天皇畫像，甜點和硬幣  
給孩子，並在防空洞裡偷生，

未曾料到我們關於尿布的詩意對話，  
以及與狗的故事，那隻接到電話自己外出方便的狗，  
更未料到毛巾能與剩菜相伴回家，  
而非筆記本上的字句。是的，最後我們也驚訝。  
詩會之後，父母帶著孩子們明亮的燈籠

回家。我們呢？踩碎蒜瓣  
聆聽詩人最後的傳奇：他喝母乳  
直到九歲，因此牙齒潔白  
八十四歲還腰身強壯，也不怕聆聽  
海濤拍岸，不再充當字母動物。

只有憂鬱選擇更美的日子，孤獨是它  
最後的幻想。它將人一分為二，白天的人  
和夜晚的人。博納文圖拉是我們曾經的名字，  
也將再次是我們的名字，因為我們只在表面揣猜深度  
如同今天在太平洋海濱，在被拽入海底深淵之前。

註／

花蓮位於靠太平洋的臺灣東北。當地的松園每年深秋舉行一次有眾多詩人參加的詩會。松園（松園別墅）最早是日本人建的軍事海防基地。本詩靈感來源於與詩人陳黎（健身鞋），胡績冬（尿布），楊牧（記事本，狗）和管管（母乳）的相遇。

## In den Dörfern, auf dem Land

---

Alte Brunnen, neue Stoffe, die Frage aber bleibt dieselbe:  
Was ist unsere Perspektive, was ist unsere Bleibe in der Zeit?

Siehst du am alten Tempel den alten Brunnen? Sage nicht,  
er sei rund. Er ist oval! Und die Stoffe an der Wand, ihr Gewebe,

ändern sich dem Blick auf Schritt und Tritt. Alles hat seinen Wandel.  
So auch der Tempel der Vollendung, vollendet in der Zeit.

An seiner Tür fehlen heuer den Drachen die Köpfe. Damit in Peking  
nur ein einziger Drache blieb, hatten sie allesamt kopflos zu sein.

Kopflos verfiel die neue Welt dem Schlaf der Revolution.  
Sie träumte mit dem Gerümpel des Tempels von besseren Zeiten.

Heute schaut Buddha gnädig auf den Abfall, auf das Rote Buch,  
wenn wir kommen, wenn wir die Tore öffnen. Alles gehe so

und nicht anders dahin. Alles kehre einmal wieder so wie heute  
auch wir. Müßig sei daher die Frage, wo sie bleibe die Zeit, wenn sie,

die Zeit, vergeht. Wir schöpfen neue Wasser aus alten Brunnen,  
wir trinken alten Schnaps aus neuem Glas: Keiner sage, wir wüßten

nicht, was uns frommt: ein hohes Tor, das uns Geschichte erklärt.  
Denn alles habe seine Tore, die sich öffnen, die sich schließen.

Buddha zum Beispiel nennt in den Dörfern, auf dem Land nur ein Tor  
sein eigen. Wir zählen ihre Flügel für drei. Der Reiche aber hat sieben Tore,

und der Herr in Peking hat neune gar. Auch er hat seine Freude an der Zierde,  
denn alle Dekoration, wenn dreifach, spricht die Sprache seiner Kraft.

Schmuck und Rang, ein Umlauf im ersten Stock, Tore für Gäste, Tore  
für Frauen, Sitze für Bettler am hohen Tor. So hat alles seine Ordnung.

Da spricht der soziale Kapitalist: Hier ist gut sein, hier baue ich  
noch eine Hütte. Eine Hütte für das liebe Vieh, für die Katze und den Hund.

Auch sie haben ihr Nadelöhr, um frei zu kommen, um frei zu gehen.  
Auch sie sagen, schau, wie uns die Natur gehorcht, das Holz, das Wasser.

Im Hof wäscht der Regen das Becken aus. Der Stein zeigt Weiß,  
der Stein zeigt Schwarz. Er zeigt das Muster der Winterkirscbe.

Fasse nach den Farben, die eine wird kalt sein, die andere ist milde.  
Dein ist die sichere Wahl, denn auch die alten Frauen an den Rändern

spüren die Kühle der Binsen, sie flechten mild ihr Polster für Buddha.  
Buddha möchte sitzen und ruhig das Werk der Revolution bedenken.

Die Revolution wich heuer einem alten Zeichen, dem Zeichen für Erbarmen.  
Aus Erbarmen wurde Mitleid, aus Mitleid wurde Mitleiden. Hier verzehrt man

kein Rind, denn alles Rind sei leidende Natur. Wir leiden mit den Stummen,  
die einen Vogel an ihrer Statt im Käfig sprechen lassen: Glück und Segen

seien deinem Reichtum hold. Da ziehen auch wir den Frühschoppen vor,  
morgens um 11, da alles den Reis im Schnapsglas heimträgt für ein frühes Mahl

und sogleich hinunterstürzt den ganzen Fusel aus einer vollen Flasche.  
Wir denken an die Zugvögel in der Ferne. Weiß sind sie in Kunming.

Und hier in den Dörfern, auf dem Land leuchten uns lila, rot und gelb  
manch Blüte, manch Töpferware. Es ist lang schon später Herbst.

In Peking aber wartet man ergeben auf Regen oder Wind, die Luft kann  
sich nicht allein behelfen. Wir empfehlen auch hier einen frühen Schoppen,

damit beizeiten alles verdämmere, die Revolution, Porsche und das Kapital.  
Damit der Dichter wieder Sammler werde, die Reste aufklaube und die Nachricht

vom letzten Tag: Schon einmal hat jemand alle Kochtöpfe zerschlagen,  
alle Boote versenkt, sein Pferd beweint und seine Konkubine betrauert.

Wir hätten ihm einen Pekinger Landboten gewünscht, damit seine  
Schädelnerven und seine Herzstillkammer stark genug wären

für das letzte Gift. Weder Untertan noch Mündel, hätte er gerufen  
Bonjour citoyen! Kriech aus deiner Hütte und setz ihn auf, deinen Hut!

Der Text verarbeitet vor allem die Herrschaftsarchitektur und Geschichte des heute unter Denkmalschutz stehenden Dorfes Tuanshan Cun bei Jiangshui in der Provinz Yunnan. Im Kampf um das Reich hat Xiang Yu 232-202), von allem Mut verlassen, die Politik der verbrannten Erde betrieben. Der Schluß nimmt bekannte Zitate von Georg Büchner (1813-1837) auf.

老井，新布，但問題依然：  
什麼是我們的展望，什麼是我們的歸宿？

你看見古廟旁的老井麼？別說，  
那是圓的。它是橢圓！牆上的布料，纖維，

隨目光處處變化。一切都在變。  
大成廟也一樣，在時光裡竣工。

今天它的門上群龍無頭。為了北京  
獨龍天下，它們必須統統無頭。

新的世界也無頭地沉醉於革命的睡夢，  
帶著寺廟的廢墟夢想更美的時代。

今天當我們到來，把門打開，  
菩薩仁慈地凝望著垃圾和紅寶書。逝者

如斯，周而復始如今天的我們。  
因此這問題很無聊，時間去了哪兒，當它，

流走。我們從老井裡汲取新鮮的泉水，  
卻用新酒杯啜飲舊年老酒：沒人說，我們不懂

對我們有益的東西：一扇門為我們講述歷史。  
萬物皆有門，或開，或閉。

比如這鄉村，菩薩只有  
一道門，三扇門板。富人卻有七道門，

而北京的帝王有九道。他喜好飾物。  
三倍的飾物，昭示他的權威。

珠寶和等級，一樓回廊環繞，賓客之門，  
女士之門，乞丐座位在大門旁。一切井然有序。

那位社會資本家說：此乃風水寶地，我得再建一幢樓宇，  
為我的愛牛，貓咪和狗。

它們也各有門洞，以便自由進出。  
它們也說，看吧，大自然怎樣傾聽我們，這樹，這水。

庭院雨打池塘。石壁斑駁，  
黑白錯雜恍如冬梅。

如果觸摸顏色，一種會變冷，另一種會變暖，  
你的選擇將很確信，因為路邊的老婦

也感到蘆葦清涼，她們溫情地為佛陀編織座墊。  
佛陀要坐下，靜靜思考革命工作。

現在革命已讓位舊符號，慈悲的符號。  
慈悲變同情，同情變博愛。這裡的人

不吃牛肉，因為牛是承載苦難的自然。我們同情  
讓籠裡的鳥為自己代言的啞巴：祝你的財富

走運。我們偏愛小酒，  
上午11點，用酒杯盛米回家早餐，

隨後喝下滿瓶的燒酒，  
遙想遠方的侯鳥。那些昆明的白鳥。

在這鄉村，一些花和陶器，閃爍著  
紫色、紅色和黃色的光。已經是深秋。

北京人在溫順地等候風雨，空氣無法  
幫它自己。在此推薦一款小酒，

以便革命、保時捷和資本，都快去見鬼。  
以便詩人再次成收藏家，撿拾殘渣和末日的

謠訊：有人曾砸爛所有的鍋，  
擊沉所有的船，賣馬悲泣，愛妃憂傷。

真希望他能有京城快報，以使  
神經和心臟足夠堅強

抵抗最後的毒藥。既非臣民又非幼子，他應該高呼  
公民們好！從你的屋裡爬出來吧，戴上它，你的帽子！

註／

該詩主要取材於今天雲南省建水縣作為文物保護的團山村的歷史及其主建築。在楚漢戰爭中，項羽（232—202）喪失了勇氣，實施摧毀佔領區的計策。結尾處用了喬治·華希納的著名引文。京城快報：華希納曾編撰《黑森快報》，此為借喻。



### 陳育虹

陳育虹。文藻外語學院英文系畢。生於高雄市。

著有詩集《之間》、《魅》、《索隱》、《河流進你深層靜脈》等六本；散文《2010陳育虹日記》；譯作凱洛·安·達菲《癡迷》、馬修·李卡德《雪之堡》。2011於日本思潮社出版日譯詩集《我告訴過你》。

曾獲2004《台灣詩選》【年度詩獎】、2007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入選2008九歌台灣文學菁英選《新詩30家》。

## 雲海及其他——素描阿里山

i.  
宣紙  
的細緻  
雲豹乳汁的  
白

而我如何捨得  
落筆

ii.  
一串琉璃  
這鳥鳴  
是披紅巾的林鴿嗎

今天我不找雲豹  
(多飄渺的名字啊)

今天我要仰望書帶蕨和澤蘭  
學一尾蝶螈  
慢活在無聲的軌道

iii.  
如果是雲  
如果是豹，我們

可以消失嗎  
任憑時間  
四散，向迷路邊緣  
愈走愈遠……

(原載《中時人間》2012.11.27)



## 那天有霧

那天的樹  
青蛇般  
環抱著山  
火山蠱蠱  
溫泉是  
滾燙的前戲  
風柔軟  
推拿  
山谷屏息  
空氣慵懶  
一切具足  
          就這樣  
霧  
出現了  
在霧裡我們  
看五節芒  
廝磨  
彼此的鬢角  
那天有霧  
蔓延到眼睛  
廟宇的梵唱渺遠  
我們聽著  
聽著  
沒有尋去

(原載《吹鼓吹18》2014.03)

## 不忘記

i.  
不想忘記海  
的顏色  
不想忘記海鷗呼喚迫切的呼喚  
不想忘記沙灘上每一種流連  
凌亂的腳步，不想  
  
亮花花的太陽下冰淇淋溶化得那麼絕望  
  
時間溶化得那麼絕望  
很快我們也要溶化  
像退潮的水不知能不能再回到同一沙岸  
再拍響同一塊礁石  
能不能  
  
留住這最後一彎角落  
留住海的波動，留住你  
海鷗喊得徒勞  
我不想忘記我們的腳步一步步  
彷彿貝殼碎了  
就要融入沙

ii.  
或者敞開舌瓣  
讓蜂蜜核桃冰淇淋襲捲  
味蕾這赤裸的軟香  
我們坐路邊板凳  
讓陽光把我們曬成嫩綠的羊蹄甲

日落後  
雕花的窗台赤裸裸敞開  
彷彿牡蠣擁抱海  
我們分享  
彼此

iii.  
能不能  
我應許你滿天彩繡的羅帳

海鷗遠遠說喜歡喜歡  
不打擾我們  
所有衝浪的孩童與狗都回家  
海邊只有浪花溫柔的欲望

那時你也在  
沙灘上野雁都肥了，安靜陪我們打盹  
聽浪  
夕陽的帆船往對岸走  
停泊妥當，應許明天再來

明天，總有一天

i.

沙箱移開  
你的碗盤移開  
你睡著  
我放一朵白火鶴，幾枝迷迭香  
在你枕頭邊  
都是你嗅聞慣了的  
你的毛色仍然像緞子柔軟  
透著絲光，沒有病容

耳朵直直豎立  
眼睛半眯  
你走了  
你會去哪呢

ii.

你會去哪呢  
火葬場的人問起  
宗教信仰  
啊藍貓這是我們沒有談過的  
問題，我無法替你決定

我搖搖頭  
不能限制你的去向  
淨土，天堂，或輪迴的  
山間水湄  
你是free soul你是自由的  
去探個險吧，貓

但如果倦了累了  
你應該記得  
這屋裡每個窗台每張桌椅，床  
都是你的

iii.

這些  
骨瓷白的  
乾乾脆脆一觸即散的就是  
你剩下的了

細長如小樹枝的是四肢  
不等邊三角形是肩胛  
稍微完整且立體的是頭顱  
其他的米粒麵包屑  
是你全身百多塊骨骼  
以及血肉毛髮

要磨成粉嗎撿骨師問

一塊塊一撮撮我用手  
拾起你溫熱的骨灰  
啊貓我抱你回家  
你輕盈的身子現在更輕了  
幾公克呢？  
我帶你回家

iv.

這棵山櫻以後就是你的  
春天為你開花結子  
引來唱著跳著的綠繡眼白頭翁  
夏天新葉長密了為你遮陽  
你在樹下看小藍鵲學飛  
秋天啊秋天樹葉落光了你聽到  
松鼠的腳步你箭步竄出  
你們在草上樹上追逐

然後是冬天  
冬天，這時藍貓你就進屋吧  
你喵嗚一聲門就開了  
門一直為你開著  
你隨時進來，進被窩  
睡到太陽下山  
太陽升起，下山，升起  
我不吵醒你

(原載《副聯》2014.09.09)



### 洪淑苓

洪淑苓，台北人。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現任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中文系合聘教授。曾任台大藝文中心主任。曾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優秀青年詩人獎、第六屆詩歌藝術創作獎。2002、2004、2007年參與「學院詩人群年度詩集」出版與朗誦發表會。2006年至2010年，擔任台大藝文中心主任期間，曾主辦台大校慶詩歌音樂會、台大杜鵑花詩歌節等活動。著有詩集《合婚》、《預約的幸福》、《洪淑苓短詩選（中英對照）》、《時間之岩》；散文集《深情記事》、《傳鐘下的歌唱》、《扛一棵樹回家》、《誰寵我，像十七歲的女生》；評論集《現代詩新版圖》及學術專書《思想的裙角——台灣現代女詩人的自我銘刻與時空書寫》等多種。

### 阿母个裁縫車

雙腳踏落去  
白色个棉紗線就開始紡  
阿母个裁縫車仔  
車尪仔車貓仔車狗仔囡  
車一條闊闊个路  
乎阮行

自小學到大學  
阮學寫ㄅ ㄆ ㄇ A B C  
阿母攏是佇人客廳  
甲伊彼台裁縫車仔作伴

正手掄落去  
白色个棉紗線就開始紡  
阿母个裁縫車仔  
逐暝逐日若親像走馬燈  
直直紡 直直走  
甲時間當作一塊布車落去  
愈轉愈細粒个線軸  
就親像伊愈來愈少个頭毛  
愈走愈遠个線頭  
就親像阮  
出外吃頭路  
順煞結婚生囡

阮今麼想要甲阿母鬥穿針  
坐飛機嘛要幾半天  
阮常常佇咧想  
想要叫阿母踏裁縫車仔  
甲阮个思鄉夢車一條拉鍊  
想著伊个時準  
就甲拽開  
阮就看著  
阿母个裁縫車仔  
甲彼粒棉紗線  
直直紡 直直走

## 醉

---

你是我舌間的一滴酒  
我始終不敢說出我的醉  
當愛情和酒徒相遇  
我選擇了迷茫

在深海裡敲擊音叉  
海豚聽見了  
水晶杯與之共振  
我的心  
為什麼也跟著搖擺、搖擺  
不斷地搖擺

如果愛情向我舉杯  
我怎能一仰而盡  
凝視水晶杯  
折射每個角度的你  
你是我舌尖的  
一滴酒  
一顆淚  
一場無法分解的  
醉

## 秋的詠

---

走在秋的樹林  
我檢到一片歎息的葉子  
它說，幸福總是擦肩而過

五節芒爆發一串串詩句  
都市深巷廢土堆上  
孩童撥弄昨日埋藏的彈珠

仰望流雲  
一架飛機劃破天幕而去  
時間原來都是向前的姿態

睡在秋的月光下  
我被沁涼的露珠喚醒  
它說完美的句點也是幸福

## 老式情歌

---

搖曳的珊瑚  
海洋的私語  
我喜歡老式情歌  
目光是唯一的搜尋  
靜靜讀你

潛移的貝殼  
沙灘的嘆息  
我喜歡老式情歌  
散步時不曾交談  
只有心跳的旋律

穿梭的小魚  
輕捺的唇印  
我喜歡老式情歌  
玫瑰花代表  
我愛你

## 人魚公主的母女對話——與五歲的潔兒共讀人魚公主童話

---

每一次，故事都是這樣說的

人魚公主游到岸邊

愛上了英俊的王子

這次，為了挽救她的命運

你說

「不要喝下魔藥！」

但是，不喝下巫婆的魔藥

故事無法繼續

人魚公主喝下巫婆的魔藥

尾巴裂開，失去自己的聲音

被王子救回皇宮

跛著腳，跟著他穿梭玫瑰花叢

等待一句真心話

直到——

王子將要迎娶鄰國的公主

姐姐們帶來一支小刀

「刺死王子！」

你說

為了挽救人魚公主的命運

「一定要刺死王子！」

但是，故事無法繼續

如果刺死了王子……

人魚公主望著王子熟睡的臉龐

把小刀拋向大海

把自己餵給了死神

每一次故事都是這樣說的

人魚公主變成了泡沫

潔淨的靈魂升上天空

每一次，故事——

故事不是這樣說的

為了挽救你的眼淚

這次，我撕掉了後面兩頁

直到——

王子將要迎娶鄰國的公主

姐姐們帶來了一瓶解藥

那是用珍珠項鍊和巫婆換來的

「趕快喝下解藥！」

為了挽救人魚公主的命運

我們一起看著她喝下

靈巧的尾巴變回來了。

好聽的歌聲唱起來了

人魚公主游回海底世界

你開心地笑了

遠處又有船難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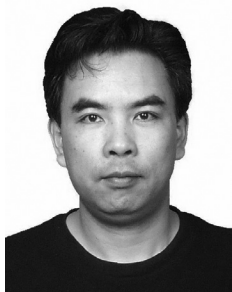
每一次，故事都是這樣開始的

我的小小美人魚

你可千萬千萬不要

靠——近

(2005.8.作)



### 包曉泉

包曉泉，1963年生，仫佬族，廣西羅城人。出版有《廣西當代作家叢書·包曉泉卷》、《青色風鈴》、《山水沉香》、《樹影家園》、《京色海岸》、《水秀南方》、《原原本本白褲瑤》等個人作品集及文化專題圖書，偏重於散文與散文詩創作，作品曾獲中國第六屆少數民族文學駿馬獎和第三屆廣西文藝創作銅鼓獎。現供職於廣西藝術創作中心，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廣西作家協會理事、國家一級編劇。

## 一條紅水向天流

### 一、堅守的河水

每一個在岸邊走過的人，都無法忘掉紅水河。

每一個有文化情結的廣西人，都無法漠視這樣一條河。

這條灘險流急又缺少航標的河流，歷來遠離中原的視線，像一位山中處子，在空山鳥語中堅守著她少為人知的神秘、樸素、純粹和從容。河水滔滔，奔湧而來款款而去，流的是謎，流的是生命，流的是一段又一段真實得叫人無法回避的歷史。

紅水河流域，是廣西土著民族文化的發源地，是廣西以壯族為主體的少數民族的母親河。千百年間，在這條自西向東橫貫廣西大部的河流兩岸，人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漫漫流水的澆灌和影響下不知不覺中完成著生命的永恆循環，也在不知不覺中鍛造著自己的文化性格。陽光如夢，一年年照耀著青蔥的山水村莊，在溫暖的河岸旁，大片雲影慢慢漂移，默默講述著紅水河兩岸無數神秘的故事，稻穀瘋長而至成熟，稻香伴著帶有金屬味道的銅鼓聲音瀰漫至山影下的每一個角落。

這是我們生命的一條根。

這是我們心裏永不能失去的家園。

面對世界的叩問，曾經“躲在深閨人未識”的長河流域，一定會在無數注視中一點一點地向人們傳遞她真實而固執的神秘眼神。

### 二、家在山水間

紅水河不總是紅的，紅水河也有清清碧碧的一程又一程。

紅水河旁的民族家園，就和紅水綠水一起，和上天賜給的錦繡山川一起，共同合成了千萬幅神韻飄然的動人畫卷。

紅水河流域處於雲貴高原向華南丘陵過渡帶，地貌類型複雜多樣，是一個獨具特色的地理單元。這裏，既包括雪花飄飄，也包括雨季長長；既不乏千山層疊，也常見孤峰座座；既有極其典型的大面積喀斯特地形，也有金黃稻色一片片鋪開在平緩的原野之上。

長澗高峽，山秀水曲，竹村隱約，煙溪如夢，人，點綴的是美麗裏的美麗。

家園，就在風景深處。

### 三、民族斑斕

紅水河是自然之水，同時也寫滿了人文意義的滄桑符號。

這是一條融進了沿河民族獨特文化身份的漫長河流，人們在河流影響力輻射到的群山和田野之間往來行走，狩獵，農耕，居家，歌吟，喜怒哀樂，生老病死，祖祖輩輩，生生長流。考古活動中，在紅水河流域發現的巨猿化石與一系列舊石器時代晚期人類化石，使學者們相信，這裏，應該也是人類的發源地之一。

紅水河流域的少數民族人口，占到流域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這裏的壯族，用最密集的銅鼓聲和唯一的蛙婆節注釋著他們的心靈碰撞；這裏的高山漢族，年復一年地演繹著他們充滿古典韻味的平靜生活；這裏的布努瑤笑酒不止，白褲瑤以最樸素的姿態傳承著祖先原汁原味的生存哲學；這裏的五彩花苗，雲鬢如墨，環佩叮噹；這裏眾多的百歲老人，在詩意無限的斜陽中證明著人類生命長度的極限。

水聲滿耳，民族依然。

### 四、屋在水之湄

家園總是很溫暖的，而在家園的細節裏，無論如何也省略不掉親切的家屋。

沒有房子，就沒有家的概念。

紅水河流域生活著以壯族為主體的多民族，因而，這裏的傳統民居也以壯族的杆欄式樓房為主要代表建築。杆欄一般為全吊腳或半吊腳，下層架空，上層住人，無論依山、傍水還是建在石丘陵地帶，都具有通風、防潮、防獸等突出功能，是中國古百越族群時就已經出現的經典建築類型。

其他民族的居屋有杆欄式，也有非杆欄式，不管怎樣，與山水平和相處總是一個不變的原則。比如白褲瑤村寨的茅頂穀倉，為防潮而吊腳，為防火而建在主屋以外，為防鼠而以光滑空壇頂在四根底柱上，在正午燦爛的陽光下，遠遠望去，座座穀倉高低錯落，自成一境。

我們的家，始終在紅水邊上。

我們的家，穿過歷史煙塵陪伴我們一直到現在。

### 五、布衣如畫

時至今日，現代服飾早已極富侵略性地滲透整個世界，哪怕山深水遠，哪怕林密草長。

但是，紅水河沒有迷失，即使西裝常常飄于山野，水邊的人們仍然還會延續他們對傳統服飾的頑強保衛與堅守。是的，民族元素絕不會輕易就夢醒了無痕，那些曾被鍾情過幾百上千年的顏色和花紋，是他們樸素審美與夢想的細節積澱之一。

壯錦如歌，像天吳紫風一樣讓人無法忘卻。

苗裙婀娜，如五溪花瓣一樣令人目眩神迷。

白褲瑤的黑黑白白，從來沒有消褪過最接近自然本真的原生意味。

高山漢的花邊袖口，常叫人在山林中恍惚迷離。

藍靛布衣，總于最平凡的日子裏散發出令人感動的淡淡香氣。

我衣，故我在。

夜靜雲高雁倦，風也寂寞，人也寂寞。淡淡的是燈，淡淡的是影，搖幾個遠遠消息。夜碟啾啾飛過，撫窗幃，有詩魂自窗外來。看不完的霓裳舞，聽不完的青銅歌，哦，幾千年的閃電，就亮在子夜窗前。不可知，不可思，蜻蜓已去，點破一池清水。見嗎，見嗎，見那孤獨的水中花嗎，天上巧翅紛紛，花癡也紛紛。窗下有我，窗下有書，不讀也罷了，任古人今人站起來，笑我，笑一個沐風餐露的呆客。

我的長夜是無韻的詩稿，似江流漫漫，緩緩，水上水下，作不盡的低吟。或見水鳥悄悄至，一唱一掠，可有微漣。下雨嗎，下輕輕淒淒的雨嗎，何妨動一支擔，咿呀咿呀迎雨而出，再把酒臨風，看墨色無邊的煙波，向浪中覓屈子九歌桔頰。沒有春水碧於天，只是畫船聽雨眠。為你，為我，為故友，做一管江南洞簫。

一頭青絲，纏滿箋上的情緒，纏住翩翩的燈蛾。似有燈花，卻無燈花。夜久更闌風漸緊，吹落滿街扶桑。那一根細細的筆，總不能再寫海棠，再寫梧桐。此一處，已不可言，或曰：不知今夕何夕？

夜已深了，夜已深了，一臥複一起，聞蟲鳴千千。有朋在遠方，屈指兩千天矣，紙在桌上，筆在紙上，想問，想說，卻不肯撕破這份沉默。情願寫一個等字，等山下牧笛，等不盡的雲車催風信。一握是霜，再握是雨，靜坐孤燈下，不知月盈月虧。遠遠，一聲帶露的雞啼。低頭向暗壁，千探無一回，也是等你，候你。

南方多雨，多傘，多濕濕的楊梅樹，也就多浙瀝如雨的纏纏綿綿。調弦而歌，嘈嘈切切，大珠小珠便落了，落成一地的溫柔。何時，你到南方看看呢，看看就行。聽聽曲，看看雨，也看看南方夜。

這一刻，無人語，好涼好涼。濃濃的是木棉朵，淡淡的是紫荊花，撩人熏人。人醉身何處，似在河之洲，在瀟湘館，在陸游的宮牆下，在大喬小喬的船頭，或者，不去想三千年的事罷，且孑然，釣新詞。

西窗無燭，東窗未曙，夏天的長夢，一做，就做了一萬年。一人夜，一人知。悄悄的什麼在窗櫺，悄悄地什麼離窗櫺，簾風動了，暗香潛入，有誰在低笑。含一莖草，吮夏，吮淡淡的季節之乳。

彎彎的月亮彎彎的峨眉  
峨眉下有雙彎彎的眼睛  
眼睛裏藏著彎彎的心事  
繡球心事有誰來聽  
天上的月亮會不會停  
水裏的月亮會不會醒  
風吹樹響月搖擺  
吹亂了一顆心





## 初安民

初安民，成大中文系畢業。《印刻文學生活誌》社長兼總編輯、並於2012年底接掌《短篇小說》。為臺灣文學編輯人、詩人。曾任《聯合文學》副社長兼總編輯，現為《印刻文學生活誌》、《短篇小說》總編輯，提供創作發表的園地。在華文文學編輯的長期耕耘與突破備受肯定，曾獲五四獎文學編輯獎以及金鼎獎雜誌類最佳主編獎項等殊榮。

## 加糖

長久以前的無數歲月  
我是屬於通宵熬夜的夜貓族類  
抽菸喝酒以及沉思  
是思索人類一些難題  
痛苦的後遺症  
杜斯妥也夫斯基或者托爾斯泰  
夾雜在柴可夫斯基悲愴樂聲中  
流露溢出  
罪與罰與戰爭與和平  
是排山倒海而來底煎熬  
伴著手邊一杯苦苦不加糖底咖啡  
常常自忖生命是不是  
形同這杯苦咖啡  
那一年我大學畢業

長久以後的無數歲月  
我變成早起才能有蟲吃的鳥類  
每天搭第一班公車上班  
傍晚衝鋒陷陣擠進公車回家  
所有底前非皆以痛改  
只剩下喝咖啡的嗜好未變  
飯後總是不斷重覆  
叮嚀著瘦弱的妻子  
不要忘記咖啡要加糖  
加糖  
再甜一點

## 臂 膀

想讓臂膀再伸長  
想當妳沉睡時不被驚醒的枕頭  
距離妳愈遠  
臂膀更長  
不容許一粒灰塵走過  
不容許，自己  
走過  
  
只許  
臂膀  
伸長，再伸長  
無言的伸長  
  
如果你遠颺  
我的臂膀伸長不及的時刻  
切去吧  
切去這絕望  
臂膀

## 日常的遺言——紀念母親韓相順女士(1929-2013)

土地權狀放在  
書桌右下方的第二個抽屜裡  
性子不要急  
慢慢在紙堆找就能找到  
不要嫌麻煩  
  
定存，放在衣櫃的被子夾層裡  
性子不要急  
慢慢一層一層伸手去找就會找著  
不要嫌麻煩  
  
少許的現款  
放在冬天衣服的内口袋裡  
性子不要急  
慢慢一件一件找就能找到  
不要嫌麻煩  
  
當年逃難遠行時都是這樣處置的  
還有  
這輩子的照片都放在桌旁的旅行箱裡  
你們各自的照片都在裡面  
以後，你們要學會各自料理記憶  
媽媽再也無法提點或叮嚀你們了

這一生  
或許都是單行道  
縱然想回頭看看往事前塵  
時間總是不夠  
每天要忙著餵鳥、澆花、掃地  
然後再服高血壓的藥  
你們上班的時候  
我會偷偷飲泣  
想念我的爸爸、媽媽以及  
你們的爸爸  
愈老，他們的印記  
就愈清晰  
我最想念童年時的第一次遠足  
因為可以穿新衣裳  
  
這一次  
我要走一趟很遠的遠足  
所有要穿的衣鞋  
我都備妥  
要麻煩你們了

## 回 家

---

公欲渡河，公竟渡河。

渡河而死，其奈公何。

我們的位置永遠太低  
鄙陋的身世長不到二千五百公尺  
祇能以八片手掌緊緊抱住八掌溪  
以肉身承認顛搖的命運中動怒的母親  
我們感到熱我們感到冷  
掌·掌·掌·掌·掌·掌·掌·掌·掌  
我們聽到自己洶湧的告別  
彷彿回到自己的家

過了河，便是回家的路  
溪深溪淺都會是伴著甜美的甘蔗林搖曳  
這一次粗糲的惡水似刀切裂我們  
從腳裸的高度到胸臆的深度，漸漸  
回家是一種水深難度  
除了水和水聲和湍急的等待  
祇有一隻蜻蜓  
兀自旋飛，不言不語

涯岸不遠，這一生數不盡幾度往返  
生死契闊，我們臣服親愛的八掌溪  
春夏秋冬，天天都是夢裡回家的路  
眾生喧嘩，無非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只有這一次真正要祈禱，善男信女  
衝穿千萬道橫阻的逆流，銅牆鐵壁  
等不到一條命運的韁轡，雙手成空  
望著這條突然陌生的溪，揚長而去

我們祇是想繼續卑微的活著  
吃頓晚餐，看到明天升起的太陽  
這算什麼奢侈的想像要求  
我們獨獨行不通  
我們一直在流淚，你們看不到  
因為我們在水中  
因為我們在水中  
因為我們在水中

## 速寫南韓

### 之一

所有喧嘩的聲音，在夜晚  
都跑進賣濁酒底酒館擁擠成一堆  
整個世界也醉成東倒與西歪  
在冷冽底攝氏零下氣溫裏  
許多夢想與理想隨著到處張貼底政客  
肖像遠颺，政客允諾的印象派美景  
開始淡乏而無力  
一如被酒精燒熬的四肢  
而白天，所有喧嘩的聲音  
開始批發湧竄向每一條街  
握拳喊出一切可能想像底淚水  
讓每一條胸膛鼓塞著潰飛底憤懣  
在遞嬗底政權中延續無法更新底示威  
內容  
讓每一街巷都醒著

### 之二

冷寒底雪地無法凍結流血  
（一個青澀底大學生流血）跌倒在路上  
眼鏡被催淚瓦斯噴淋成霜白，而猶堅持  
高喊一個所欲打倒的領袖名字  
然後昏倒在兩方對峙底中間血白地帶  
四周是白白底雪圍著一團紅紅底血  
一些石塊  
一些催淚瓦斯  
依然在他身軀上來來回回  
兩邊吼喊底拔高音節  
冰雕成一朵朵天堂鳥的尖角  
（他寫詩嗎）  
（他喜歡哲學嗎）  
（他有女朋友嗎）  
（他熱愛人生嗎）  
（他彈奏吉他嗎）  
（他寫詩嗎）  
他的期中報告有沒有寫完  
他是誰  
他是誰

### 之三

冬天來臨的時候  
我們無法選擇季節  
昂揚的生命勢必刻鏤無數血痕  
趁年輕，趁額頭纏綁的白皮帶  
光州必須是一座不夜城  
無法疲憊的挺著腰，迎接  
每一位反對或不反對的大統領候選人  
以堅硬的石塊  
以堅硬的聲音  
我們不是宿命的是非題  
我們不是宿命的選擇題  
我們更非宿命的填空題  
在貶徙的時空中  
我們但求  
一個能讓自己發揮的問答題



曉方未生  
Akegata Misci

1988年生於神奈川縣橫濱市。從孩提時代就親密接觸長野縣和山梨縣的山野，並開始創作詩歌。2010年，還在明治大學求學的曉方未生就獲得了第48屆現代詩手帖獎。2011年出版的第一本詩集《病毒君》（思潮社）獲得了第17屆的中原中也獎。2013年在《文藝》雜誌上發表短篇小說《青花》。2014年出版了電子版詩集《宇宙飛船與嬰兒》。現在，她在《日本經濟新聞》上連載以日常生活為題材的隨筆。

## 大宇宙雅樂

部屋の外に真夜中が、  
のっしり重たい体を横たえて、  
宇宙を塞いでいる。  
次から次へと流れては去る惑星の絵が、  
駅前の坂を紫色に映し出し、  
時間がわたしたちの単位に縮小される。  
だから星は馴染みのない輪郭で、  
感知の表面を過ぎていく。  
白銀の高音が細かい粒子になって降りかかるのも感じたし、  
低音が温度の一番底を、暗い赤や橙色して流れていくのも見た。

## 大宇宙雅樂 田原 譯

房間外的深夜  
正莊重地放倒沉重的軀體  
填滿宇宙。  
一幅接一幅地流來流去的行星的圖畫  
把站前的坡道映成紫色  
時間被縮小成我們的單位。  
所以星星以我們陌生的輪廓  
劃過感知的表面。  
我們感受過白銀的高音變成細小的粒子降落  
也目睹過低音變成暗紅色和橙色流過溫度的最底端。

## 雨宿

夕立は今に止んで、熱を下げる草叢。川垂れる乳色。苦い。

めちやくちやに倒れた草が  
傷ついた匂いを充滿させ、  
湿気た風  
わたしは細胞が苛立った、肌が苛立った、  
放電のように、欲求が疾駆する。  
草の剣先を駆巡り、  
風景のなかに、  
きみを感知しようとしている。

刺激する紫の電流が  
藍色を塗りこめる草の匂いが、きみを告げまた薄闇に隠す。  
さっきから視界の端で、  
ちらちらと動いている、  
懊悩の  
赤い牛は、左側頭部あたりから走り出してきた。  
一頭で、  
ぐしゃぐしゃな久遠の顔。  
ひどく濁った鶴見川が、大きく右に折れるポイントで、  
牛は  
ずぶ濡れで  
わたしを待っている。

そいつを追い回せ。  
正面へ回って、何度でも対峙しろ。  
この川は、さみしさのど真ん中を抱き込んで、青く嘔びながら流れる。  
きみやわたしの射込む思念が  
膨大な感情にかわり  
山川を白く染める。篠突く雨。冷たい百年が、わたしの横を流れ落ちる。

## 避雨

田原 譯

驟雨此刻停歇，草叢變涼。川流白濁。苦澀。

東倒西歪的草  
瀾漫著受傷的味道  
潮濕的風  
讓我的細胞焦躁和心緒不寧  
如同放電，欲求狂奔。  
在草葉尖奔走  
想在風景中  
感知你。

刺激我的紫色電流  
塗藍的野草芳香告知你，之後又隱藏於微暗里。  
從剛才起在視線邊緣  
若隱若現蠕動的  
懊惱的  
紅牛從左頭部奔馳而來。  
只有一頭牛  
卻帶著模糊不清的久遠面容  
渾濁不堪的鶴見川曲折向右的拐角處  
牛  
濕透了全身  
在等我。

追上它！  
轉到正面，無論多少次都要和它對峙！  
這條河懷抱著深深的孤獨，藍藍地嗚咽著奔流  
而你我投射的思念  
化為巨大的情感  
染白山川。大雨傾盆。冰冷的百年橫流過我的眼前

## 告白

外側へ、  
咲けるだけ咲く。  
衝動を愛に摩り替えて、ぶちまける。  
感情を吐き続ける目と口の、  
奥に真っ黒な自己愛が光っている。  
そうして育つことなく撒き散らされた種子を  
彼女は自ら眺めて満足し、  
恋は終わったのだと、人に話してまわる。  
自分だけのことを  
考察し、意味をみつけて、  
満たすために費やされた思考と言葉が、  
真夜中に  
誰かの臓腑を重たく流れる。

彼女は溶けるように眠る。少女ではなく、少年へと戻る。  
ともだちのベッドで雪のように埋もれ、  
ひんやりと軽い、  
自由と朝とを食べに起きる。

彼は  
頭を撃ちぬかれて、明けがたには川原に流れ着く。  
自己と他者への  
暗殺願望を抱きながら、  
なんの色もない明けがたに  
未来ごと既に死んでいる。

## 告白 田原 譯

向外  
能綻放就綻放  
把衝動揉搓成愛，然後傾倒一空。  
不斷吐露情感的眼和嘴的深處  
漆黑的自戀在發光。  
而且她望著沒被精心培育  
而是隨意拋灑的種子感到滿足  
她到處逢人就講，自己的戀情已經結束。  
只研究自己，找到意義  
為了滿足自己耗費的思考和語言  
在深夜里  
沉重地流過誰的五臟六腑

她像融化一樣睡去。她不再是少女，而是返回了少年。  
她躺在朋友的床上像被雪掩埋  
涼爽而又輕柔  
為食下自由和早晨而起床

他  
被擊穿了頭，黎明時分漂到河原。  
抱著對自己和他者的暗殺願望  
在無色的黎明  
已與未來一同死去

秋波――。

こんなに滅多な光の渦なのだから  
 こちらは分離作用の澱のほうで  
 よく澄んだ藍色のこの上空に  
 さらに清澄な上澄み液があるだろう。

乳と草の匂いが泥濁んでいる  
 しずまった平らな脈、それから怒号の熱病にうなされ、  
 やがてこれも冷えてかたまる  
 泥岩の河口を  
 さむそうに影が流離う  
 日々にあるもの、強風、遠い風景と、鳥の影、  
 それらを束ねてしまう矢のような月日が  
 窓から斜めに注いでいる。

越境の貨物船

(あ一物憂げな、  
 彼方に青境の目が混ざり、  
 暗いぐるぐるの模様を見せている。  
 注ぎこむ、微生物のゆたかな潮溜まり、  
 およそ三百倍もの生体、死骸)  
 午後には栄養たっぷりの潮流が  
 棲んでいる窓のなかまで、注ぎこんできて、  
 (塩害。  
 白っぽく朽ちる、その反射光で  
 若く生きたりしている。  
 岩場に青色の、濃いアサガオが自生していた。  
 光はがしゃがしゃと乱雑な、音をたてながら、)  
 ごく脆く  
 硬質な空や大気が  
 割れて、割れて、  
 ワールド・ビジョンに新しい  
 報告をもたらしてくれる。

秋波――。

因為是如此罕見的光之漩渦  
 這邊是分離作用的沉澱物  
 在純藍色的上空  
 應該會有更為澄澈的清液吧

乳汁與青草的味道泥濁著  
 鎮靜的平緩脈搏之後被怒號的熱病魔住  
 最終它也將冷卻凝固  
 泥岩的河口上  
 寒冷般的影子在遊蕩  
 平日里的強風、遠景和鳥之影  
 將它們像捆紮箭鏃的光陰  
 從窗口傾斜著注入

越境の貨船

(啊一一，無精打采的  
 彼岸混雜著蔚藍的邊界線  
 展示著黑魘魘滴溜轉的模樣  
 湧入微生物豐富的海水洼地、  
 大約三百倍的生物、死骸)  
 午後，營養充足的潮流  
 湧到我居住的窗內  
 (鹽害。  
 泛白而腐朽，又因其反光  
 而生氣勃勃。  
 岩壁上，濃藍色的牽牛花自生不息。  
 光發出嘈雜而又雜亂的聲音、)  
 過於脆弱的  
 硬質的天空與大氣  
 裂開、裂開、  
 為世界理想  
 帶來了一份新報告



## ゆきみなどをゆく人は

---

寄る辺なく春が来て、何万回も  
淡雪のなかで死せるカモシカが  
あたたかく蘇っている丘を見あげる。  
黄色い火がある  
その斜面の途中で、わたしは流れ弾に撃ち抜かれる。そのわたしを、わたしは出て行く。

光狂うあぜみちに  
昏睡している。もうもうと雲が湧く。  
心臓が暗いとき、  
がらんとした明るいあぜみちは、脳髄がわっと芽吹いて  
今朝のあたらしい遺跡をつくるのだった。（それはまたたくまに消えうせて、）

水草生う、春野覆う水の気配の  
最終の朝を出る  
カモシカがみぞれ雪で濡れている。

## 漫歩積雪港口的人 田原 譯

---

無依無靠的春天來了，幾萬次地  
在小雪中死去的羚羊  
仰望著正暖暖甦醒的山丘  
有黃色的火苗  
在那斜坡上，我被流彈貫穿。然後我從原來的那個我出走。

我昏睡在光線凌亂的田間小道  
雲朵源源不斷。  
在心臟灰暗時  
空曠明亮的田間小道，腦髓倏地萌發  
創造了今晨新的遺跡（雖說那只是曇花一現）

水草生長，出現春野覆蓋的水之跡象的  
最後早晨  
羚羊被凍雨打濕



### 葉 汐 帆

Rachid Lamarti

出生於地中海岸的小鎮--巴達隆納。是詩人，也是語言學家。現任淡江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教授。匯集豐富西班牙語、西班牙及拉丁美洲文學的教學經驗於一身。主要研究領域為譬喻學、針對華語學生西語教學、漢學及西班牙語文及文學。出版詩集有Dios los cría (2008年)和Hacia Kunlun (2013年)。此外，也曾在專業語文及文學評論刊物上發表過多篇學術文章。

El hombre desconsolado llora.  
El lobo lo ve y se ríe.  
La oveja pace y el pez hace memoria.  
El camello oye y dice:  
todo fluye o acaso la esfinge  
ha olvidado la lengua del enigma.

惆悵之人哭著  
狼看見，笑了。  
羊吃著草 而 魚回憶著。  
駱駝聽了，說道：  
世事瞬息萬變  
難道獅身人面像 已經忘記謎之語。

Andarse, andar  
e ir a todas partes,  
caminando.  
Deambular por senderos cuya ruta  
es visible sólo paso a paso.

走吧，走  
往天涯的四方走去  
走著。  
沿著小徑漫步 路  
只有一步步走下去 才看得見。

En el último peldaño de la escalinata del templo  
mira al dios de piedra con irreverencia un sapo.  
Se sabe superior en cuerpo y alma,  
porque croa; porque se alimenta de dípteros  
en vez del aroma tumultuoso de las nubes del incienso.

在寺廟的最後一階的長階上  
一隻癩蛤蟆不屑地看著石神。  
眾所周知，它在身和靈上都更為崇高  
因為它的叫聲；因為它以蠅為生  
不是被香的雲霧飄盪繚繞。

En las tardes	午後
imantadas de coral	在磁化了的珊瑚上
debajo del aire	在空氣下
el pez brujo	巫師魚
planta adefesios	種下了醜態
y patatas azules.	和發青的馬鈴薯。

Entra en su aposento y lo encuentro vacío. Aunque cada cosa está en su sitio: nada se ha desplazado un segundo de espacio. Enseguida piensa en el error y abre las ventanas. De noche se va más lejos. Todos somos inmortales hasta el primer beso cerca del vaso derramado.

他走進房間，發現房間是空的。雖然所有東西都在原處：連一秒的空間也沒移動過。他即刻發現不對勁，於是打開窗戶。夜間它走得更遠。在吻上溢出的杯的初吻前，我們每個人都是不朽的。

El pez olvida el cristal del acuario en cuanto se da la vuelta. Cree infinita su pecera. Creyéndola infinita, la vuelve infinita con sus vueltas. El pez es eterno en su envoltura.

魚兒只要一轉身就忘了它身後水族箱的玻璃。於是認為魚缸是無止境的。相信了它是無止境的，魚兒用無限的迴旋轉身，將魚缸變得無窮無盡。魚兒生活週遭，總是無邊無界。



田原

田原，詩人、文學博士(日本文學)。1965年生於河南漯河，90年代初赴日留學，現為城西國際大學教授。先後出版過《田原詩選》等五本詩集。在臺灣、中國國內和美國獲得過華文詩歌文學獎。2001年用日語創作的三首現代詩獲日本第一屆“留學生文學獎”。在日本出版有日語詩集《岸的誕生》和《石頭的記憶》，後者獲日本2010年度第60屆“H氏詩歌大獎”。主編有日文版《穀川俊太郎詩選集》。在國內、新加坡、香港翻譯出版有《穀川俊太郎詩選》、《異邦人——辻井喬詩選》、《春的臨終——穀川俊太郎詩選》、《天空——穀川俊太郎詩選》等。發表有中、短篇小說和大量的日語論文。編選有兩冊日文版《中國新生代詩人詩選》等。出版有日語文論集《穀川俊太郎論》，日文版《田原詩集》等詩選。作品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出版有英語和韓語版詩選集等。曾先後應邀參加法國駐日本大使館舉辦的詩歌之春、哥本哈根安徒生國際詩歌節、冰島詩歌節、香港國際詩歌節、東京詩歌節、首爾國際詩歌節等。

## 必須

---

我必須回到人民中間  
聆聽謾罵和思考暴力  
我必須來到廣場上  
抵抗專制和揭穿矇騙

我必須扶正錯位的歷史  
還原它的真實  
我必須找回失落的記憶  
讓它重新浮現

我必須面對咆哮的大海  
一起為它的殘忍感傷  
我必須仰視盤旋的鷹隼  
讓它們的翅膀永遠牽引我的目光

我必須向高山學習  
——一把戳破烏雲的利劍  
我必須從峽谷的回聲中  
分辨出懸棺的呢喃

我必須變成燃燒的火把  
永遠照亮一個人  
我必須化作一顆流星  
滑向黑夜的遠方

我必須在唐詩裡小住一段  
溫習古人的教養  
我必須質疑文明  
是否把地球領往毀滅的方向

我必須想像太陽神岩畫  
它的笑容裡藏下了多少辛酸的過去  
我必須吹奏出土的陶埙  
看它還能否發出古時的悲愴

我必須捫心自問  
自己是不是他人  
我必須常常思考  
今生與來世有何不同

## 海嘯

---

大地晃動之後  
天空傾斜  
巨浪像翱翔的鷗群  
湧到半空

寺院的鐘聲淹沒了  
神一聲不吭  
大片的陽光被卷走  
天無動於衷

是何等的力量  
讓船擱淺在屋頂上  
把海底的千年黑斑  
裸露給太陽

地平線來不及向遠方延伸  
便失蹤了  
樹木就要等到春天了  
突然被攔腰折斷

倖存的饒舌者  
請保持安靜！  
學習悄聲落地的雪吧  
來無聲，去無蹤

此刻，語言是多餘的  
悲傷也絲毫無用  
就讓淚水中的鹽分  
悄悄在我們的體內結晶吧

為死者  
也為活著的我們自己

## 半島裡的蛇

---

我夢見你的腰帶變成蛇  
蜿蜒在半山腰  
一棵粗壯的樹  
像是被霹靂削去了樹冠

無頭的樹幹  
還活著  
隔著一片浩淼之水  
挺立在山的東邊  
牽引著月亮的攀升

山腳下那條通往大海的路  
我還沒有走過  
路兩旁長著的梅樹  
秘密長出了四十圈年輪

但還沒曾結果  
只在隆冬開花的  
那比雪還白還輕的梅花瓣  
隨雪片融化後  
春天就來了

野草綠滿半島後  
蛇才爬出幽深的洞口  
她漫長的冬眠  
是為了不分晝夜地做夢  
夢死亡的顏色和文字的號叫  
夢孤獨的形狀和抽泣的音色

為了讓習慣黑暗的眼  
適應光明  
蛇戴上了眼鏡  
也許她有著眼鏡蛇的兇猛

花皮膚的蛇仿佛穿著一件花裙子  
在初夏的一個深夜爬進我的夢中  
她羞澀地扭動著腰身  
讓我在夢遺後無眠

## 梅 雨

梅雨淋不濕垂直落下的梅香  
被風吹響的傘上  
結結巴巴的雨滴  
渴望著絲綢之旅  
梅雨打濕的只是從腳下  
消失的地平線。遠方  
藏起回聲的山  
仿佛巨大的海綿  
貪婪地吸吮著  
雨粒 雨粒  
樹在盡情的沐浴裡  
讓綠更深一層  
悶居在天空的太陽  
等膩了自己的裸身  
在黴菌悄悄蔓延於月亮的背面時  
朽木構思著蘑菇的形狀

## 小 鎮

循著敘述壟斷的記憶  
南下，在臨水的小鎮上  
一聲邂逅的狗叫  
喚起我的羈愁  
  
毀於兵燹的木樓被文字還原  
清澈的水裡  
魚鱗帶著那時的星光  
在水底閃亮  
  
隔著那麼長的歲月  
河流是一條疲憊的繃帶  
它包紮著受傷的村落和山崗  
滄桑的碼頭  
翹望一片粼粼之水  
仿佛在等待消瘦的水手  
伴隨著一陣陣咳嗽  
劃著烏篷船  
逆流而歸

挺拔的老樹上  
嘰嘰喳喳的麻雀  
數著青石路上的磴音  
殘破的古廟裡  
圓寂的和尚夢見天堂

隱隱約約傳來的船歌  
回蕩在下游  
載動船的水  
卻流不走  
那夾雜在天籟裡的咳嗽  
  
無遮無攔的天  
是一面鏡子  
反照出記憶的黑斑  
一個時代的倒影  
在水中晃動  
變得模糊不清  
  
旅次小鎮  
在陌生感被黑暗沖淡的夜晚  
我在夢中咳血  
然後夢見  
老水手那明明滅滅的煙袋鍋  
照亮我的臉



### 陳家帶

陳家帶，生於台灣基隆。政大新聞系畢業。

現為文山社區大學、新中和社區大學講師，台大新聞研究所兼任講師。曾任聯合報高級資深記者、聯合晚報編輯中心主任。

著有「人工夜鶯」、「城市的靈魂」、「雨落在全世界的屋頂」、「夜奔」等現代詩集。編有戴洪軒音樂文集「狂人之血」。

獲台北文學獎〈成人組現代詩〉首獎(2008)、新聞局〈新聞編輯〉金鼎獎(1979)。

### 最 遠——用楊喚韻〈我是忙碌的〉

為了蒸發四大皆空的遠方  
噩夢 吃掉一整排  
鬧鐘  
取靜（我是忙碌的）

日日青鳥駕臨  
玻璃帷幕後面的高天  
鶯飛草長 連雲端也  
張貼綠色標語（我是  
忙碌的）因為檔期因為距離  
眼耳鼻舌身意 只能捐給  
好樣的臉書 好料的亞馬遜  
日日南風吹出些河水  
有一滴沒一滴地  
流淌於意識底層

遠方的遠方  
低低奏鳴著午後  
傾斜、燙金的光線（我

是忙碌的）  
為了把胸際項鍊  
轉成微型法輪  
去最遠的自己旅行  
在世界荒蕪之前

為了掌握當下  
給夕陽立個數位牌坊  
（我是忙碌的）因為  
i 瘋 i 怕 光電交響  
瞬間人被拋到外太空的  
窟窿之中只好用無邊的  
夜色來洗滌甜蜜的憂傷  
我……我……（我是忙碌的）

為了為了  
去最遠的自己  
旅行

## 亞熱帶憂鬱

---

七隻鳥在你腦海循環飛行  
北緯東經無須衛星導航  
陰暗照耀的地球角落  
我正啟程，想像  
你以及你的亞熱帶憂鬱

雪的召喚  
引你神馳……遠方  
平行宇宙的更遠方  
你執迷初履人間的山雪  
片片狂草成絕景  
上頭有烏雲落款

長日傾斜  
亞熱帶憂鬱  
以純黑為核  
幻視幻聽旋轉門  
在你心底開開關關  
迴旋，反轉。不如放空

靈魂，免於時光機中崩壞  
放空風帆，淨化  
藍海；放空暮色  
昇華夜。那時  
我正在沙丘編織

你，以及你的亞熱帶憂鬱  
在沉默的闊葉林中長高  
叩曇天，問靈雨  
遙見極地白雪伸手  
卻不可得。你渴望

回到未來的美好過去  
輕吻夢的封印  
你手捧陶鉢盛滿月光心事  
露珠沿眉尖滴下  
月光如雪心事如雪  
回到苦澀的未來我要

回到黃昏前失眠的窗口  
讓音樂豢養的精靈  
排列成幽浮隊形  
佔領你以及你的  
亞熱帶憂鬱

缺雪性憂鬱！緊急  
降落你心底的七隻鳥  
旋轉啊看不見的空門 | |  
突圍 穿越 攀登  
我們攜手跣足朝聖  
我將採集海拔三九五二的  
玉峰雪意融解你，以及

你的亞熱帶憂鬱



## 文字獄

---

1

漢字的銅牆鐵壁間  
散發著生鏽的春意  
他移動游標，如星眨眼如棋走陣  
想從部首注音重重機關中  
殺出一條寫路

他以情感零件  
運行理性機器  
字裏乾坤、意在言外的翱翔  
彷彿奇花異卉之薰染  
冰火二重奏的文字浴

2

迷途於語詞森林  
山櫻之後是杜鵑是木棉  
是鳳凰樹在彩排夏日  
時間引擎正搜尋  
倉頡拼字時遺漏的珠璣

恨不能搭築詩的七寶樓台  
他陰鬱的靈感鷹架  
旁敲 側推  
倒行 逆施  
日日長高長大的文字慾

3

用華麗見證衰敗  
擬聲字傳譯十三種鳥鳴  
卻抓不住一瞥驚鴻  
這深美無邊的秋色呀  
要由落果 落果來註腳

西風精梳楓葉那般  
纖細雅美，他臨摹鍵入  
教字體發光 音節起舞  
叮叮噹噹交響成辭海  
天鏡在上倒映如謎的文字諭

4

意義擱淺的沙洲  
飛起大灰鷺，盤旋著冬陽  
一圈圈質疑永恆曾否來訪  
一圈圈，他沉思讀者命題  
關入自己打造的文字獄

象形之囚犯他是——  
繁體煩也，簡體剪矣  
文言銬住手腳，白話鬆開筋骨  
新新詩完稿，存檔，上傳  
呼喚全世界。在一面冷冽孤寂的螢幕

## 太平亂世

---

1

太胖的道理  
太瘦的  
思想  
太擁擠的地表，太孤單的  
地球  
太光禿的雨林  
太軟弱的冰山  
太威的龍捲風太殺的  
地牛翻身以及  
見證歷史，太遜的  
萎人銅像

2

平平都是人  
平平都有良心  
平者笑，仄者哭  
平的是人間，忽高  
忽低是天堂地獄  
平的是歌舞  
曲的是歡樂  
平的是胸中  
塊壘，深的是城府  
平的是現在  
凹凸的是，未來

3

亂命懸一絲  
亂來，亂去  
不只秋風能吹亂一池春水  
亂點鴛鴦譜  
亂批生死簿  
亂到鳳不集，河無清  
神出鬼沒的亂臣賊子  
無影殺手  
亂刀亂槍送走  
一堆甲乙丙丁  
還有什麼比這亂字更亂的？

4

世界中心，在每個自我  
世外桃源則譯作遠方  
世事一盤迷棋  
黑白難分  
將帥束手  
每顆盛裝虛空的心  
即為琉璃  
映照大千世界如花如葉  
成為黑森林，小宇宙  
成為無題詩  
就等超萌先知路過

---

## 鏡之夢

鏡

吻／問

女巫／異形

部落格／太陽系

微風往事／預言網誌

小丑總動員／天使快下凡

烏鴉啄食落日／噴泉斷奏廣場

單人電聯車夜奔／星空全方位綻放

頭顱飄升成為月亮／果實破裂溢出精靈

離題風景倒退回起站／逃亡語詞重組小宇宙

睡眠分鏡附加魔咒／廢墟上色顛覆黑白

有影彩排黃金海／逆光公演雲門舞

花神解散樂隊／鐘聲還原鬼魂

雨寄寓江湖／燈點亮行旅

時間底層／歷史礦脈

宿命島／d小調

露珠／人世

愛／五

夢



### 崔舜華

崔舜華，1985年2月生，政大中文所碩士班畢業。作品散見於副刊、詩刊與網路，曾獲太平洋詩歌獎首獎、金車文藝獎、喜蔭文學獎；詩作曾入選2007、2009、2010及2013年度詩選；著有個人詩集《波麗露》（寶瓶文化，2013）。  
個人新聞台：《你是我背上最明亮的廢墟》

### 波麗露

容我向你說明  
寫信時，房間落下雪花  
這絕非適宜居住的南島  
粉紅色的調酒  
總是潑灑在地毯上

植物總是枯萎  
窗扉永遠緊閉  
我將所有的空間纏上白色的繃帶  
又將藥膏塗滿字的創口

體腔，與體腔的擠壓  
遠方有人演奏精悍的舞曲  
波麗露。  
越變越小的世界裡  
生存充滿軟而倒錯的邏輯

我不快樂。讓我為你說明  
容易受傷，當你  
經過我身邊  
當你忘記搭配成套的領帶  
我提議那成為一種輕忽  
關係的癥結  
像別在衣襟上的珍珠

用青色的墨水圈起句讀  
像評論昨天的雲  
交談前的地平線

### 蝸居歲月

時間是雨  
牆壁的裂縫漠漠地滲滴  
這輩子，設是微小空虛的心  
將它悄悄握緊，舉起拳頭  
敲響陌生無光的樓廊

每個空轉無聲的夜晚  
心是石頭，雨是甜蜜徒勞的夢  
夢裡，我握緊手中的鑰匙  
眼前無數門扉暗掩  
廣場上眾語消歇

長路旁聳立標語的遠景  
記憶是雪，風是沉默巨大的心  
當白日將盡，我們挨肩，脫鞋  
交換本週星座和旅遊話題  
從廚具與櫥櫃的購物節目裡  
尋求明日的營養補給

河流沖刷空蕩的巷弄  
透明的指腹逡巡囁語的迷宮  
語言是葉，落下來是失去身體的心  
時間關閉密室的入口  
你是黑暗裡唯一的光

巷內：午後五點四十九分——記零兩《田園／下午五點四十九分》

---

某種午後適火	牡丹，與牡丹的旁系女眷
我們是外乾內軟的芯	語言多色
緊握時差的樺心	腰肢腴軟
挨次走入房間	或有人更偏好插枝
密室之後	在最淺的暑背面
言外之鎖	
鎖孔是小小的骨骼	地表掀動，雲進退
	夏湯正盛
日光是病，使熱發作	人言喧焚
使空氣如烏鴉墜落	向南追索巷的蹤跡
草芥。聲波。石頭。	輕慢的琴撥響輕慢的歌
甜蜜而無償的日常風險	某些女子適合寫在牆上
逼臨鋸齒緣的意識流	被最豔最肉感的詩侵犯
	某種午後適土
於是相信某種午後適水	讓我們站立，行走
在交換與竊取的鏡像前	讓我們從這裡開始
有人剪接光	
藝衣綴滿水晶蕾絲	
愛如螻蛄	
多足蜿行	



### 林餘佐

1983年生，臺灣嘉義人。東海大學中文系學士、國立東華大學中文所碩士，現為國立清華大學中文所博士生。曾獲東海文學獎、東華文學獎、清華月涵文學獎、中興湖文學獎、蕭毅虹文學獎、打狗鳳邑文學獎、桃城文學獎、教育部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國藝會出版補助等。出版詩集《時序在遠方》。

### 薄霧：靜物被神描繪

每個薄霧的早晨  
都是時光的裂縫  
我看見自己涉過濃稠的睡意  
緩緩伸展、移動  
——像某種兩棲類的生物  
離開潮濕的沼澤  
艱難地以肺去愛人

穿過薄霧就能看見  
最初面臨的岔路  
昔日的抉擇像是隱喻  
指涉出太過曲折的路途  
我如何能想像：  
另一個自己抵達土製的村莊  
沿途繞過時光，找到蟻穴  
以餘生等待一場大雨  
土裡飛出透明的鬼魂  
繁殖出更多的雨季。  
接著，收攏自己與時序談和  
有如趨光的植物，在夜裡忍住不哭  
在陰天偽裝菌類。

繞過惡犬埋伏的巷弄  
沿著虛線走進大霧  
遠方有人影晃動  
姿態像是手語：流動的詞彙  
是禮盒上的絲質緞帶  
柔軟地綁著搖搖欲墜的肉身。  
我能感受到自己在霧裡的磨損  
像是砂紙拋光萬物的毛邊  
校正後的愛慾：平整、無害便於取代。  
我覺得莫名的疲憊——遠方的人  
此刻慎重地告別，在霧淡時  
他說：「我們都是靜物  
在霧裡被神描繪」

大霧遷徙，世界返潮  
我與衰敗的穢物等待醃漬  
所幸種籽在青春離席後  
還能開出花朵  
就讓我朦朧眼、變成鬼  
從一數到十，彷彿就能聽見  
壞掉的樂器哀悼失去的音符  
此後，時光詭譎多變  
有時天晴有時膠著。我暗自決定：  
在霧起時只走同一條路  
只犯同一個錯。

## 木製的人生

生活就像木製的溜溜球  
我們在很黑的地下室不斷練習  
總在危急時奮力拉起自己  
雖然不是每次都成功  
——成功時會看見明亮的森林  
但隨即又一片漆黑。  
大多的時候我們總容許自己冒險  
且失敗，像落單的小木偶  
來不及被安徒生書寫就只好  
長出香菇。不見天日的地下室  
讓我們都成了菌類

總在喝了酒之後，發現年輪  
開始被神逆轉：  
會突然看見昔日的自己  
躲在時光的角落等待被人發現  
像浮屍般漂浮且透明  
總在被拉上岸之後才記起  
那些名字、那些體溫、那些  
無所適從的情緒  
像夜市撈起的金魚  
包在塑膠袋裡看著我  
流動且封閉的水域  
就是時晴還寒的一生

木製的我們成不了厲鬼  
吃不了元寶蠟燭  
只在清明時包包春捲  
我站在墳上拋耍著溜溜球  
但無論如何賣力也無法拉起  
死去的日子。我捲了捲線  
將生活的毛邊捆好，對自己說：  
我是一枚小小的溜溜球  
在時光裡上下起伏  
等待磨損、腐朽。

## 時光：與神交談

「時光是無所不在的刨刀  
你得學著柔軟一點，才能全身而退」祂說。

時光以殘忍的方式  
安置萬物的秩序  
我常在夜裡聽見尖銳的聲響  
那是肉身在遠方被搬運的聲音  
彷彿有金屬的撞擊  
微微的火光就是生命

時光的內核在夜裡轉動  
我們被排列成另一種樣貌：  
詞彙重疊、意義延展成為  
我們無法指認的明天——  
像是賣場的推車，載滿雜物  
我們從不清楚擁有什麼  
直到有人弄倒成堆的罐頭  
散落一地的是沒有名字的墳

時光的質地是柔軟毯子  
人們坐著像是陳舊的補釘  
緊緊咬住死去的臉孔  
我們走在邊緣，努力避開陰影  
時光橫在我們與死亡之間  
看不見的道路，連風都無法前進。  
就讓我們低著身、祝禱般地  
替一株植物鬆土（彷彿是一種救贖）  
在土壤與肉身深處埋下種籽  
讓光從黑暗裡蔓延  
——「我將成為你最不情願的恩典」我說。